

年

卷

期

1

2

第

第

白 露 月 刊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目 錄

| | |
|--------------|---------|
| 1 春宵..... | 1-2 |
| 詩一篇 | 嶺梅女士 |
| 2 這樣的夜..... | 3-6 |
| 詩一篇 | 黃其起 |
| 3 飄蕩及其他..... | 7-8 |
| 詩二篇 | 趙鈺權 |
| 4 死的讚曲：..... | 9-10 |
| 散文詩 | 詩靈 |
| 5 翠環..... | 11-23 |
| 小說 | 于在春 |
| 6 口角..... | 24-35 |
| 小說 | 許美瑛 |
| 7 約會..... | 36-46 |
| 俄國屠格...夫作小說 | 席滌塵 |
| 8 幸福的幽谷..... | 47-72 |
| 德國蘇德曼作三幕劇之二 | 席滌塵 |
| 9 董小宛..... | 73-81 |
| 小說 | 江波碧 |
| 10 六封信..... | 85-99 |
| 小說 | 小涓 |
| 11 一生..... | 100-121 |
| 小說 | 翦斯嚙 |
| 21 號後：：..... | 122-123 |

現代中國文學作家

第一卷

錢杏邨著

定價六角

中國自有新文化動運以來，已有十餘年的歷史了！在這短短的歷史中，也產生了不少時代的作家，但真正能够代表這個時代的，却仍舊是寥寥晨星。現經錢杏邨先生，把中國現代的文學家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蔣光慈等四人加以一番從新的探討和批判。編為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一集。他站在革命文學的立場上，將各人加以精細的分析，和各人對於時代所發生的影響！我們在這冊書裏非特可以認識四位作家的個性，作品，而且還可以使我們知道現在新時代所需要的是那種文學家！那種作家！對於中國新文學有興趣的朋友，快來買這本書去看罷！現已再版，購者從速。

泰東圖書局出版

春 宵

韻梅女士

誰記着那樣的一個春宵！
這春宵呵，使我畢世難忘！
是華燈初上的聚餐會裏，
無端竟惹上了如此的顛狂！

女伴的綵衣還混着脂香，
男賓的華髮亦光得可憐。
年青的朋友呵，誰不沉醉——
這酒波蕩漾着的淺笑和劇談間？

靜寂的心扉怎捱上你的頻頻敲叩？
可憐我近來只有委損！
笑聲中真懶得舉起雙眸，
恣情的只有手裏血紅的香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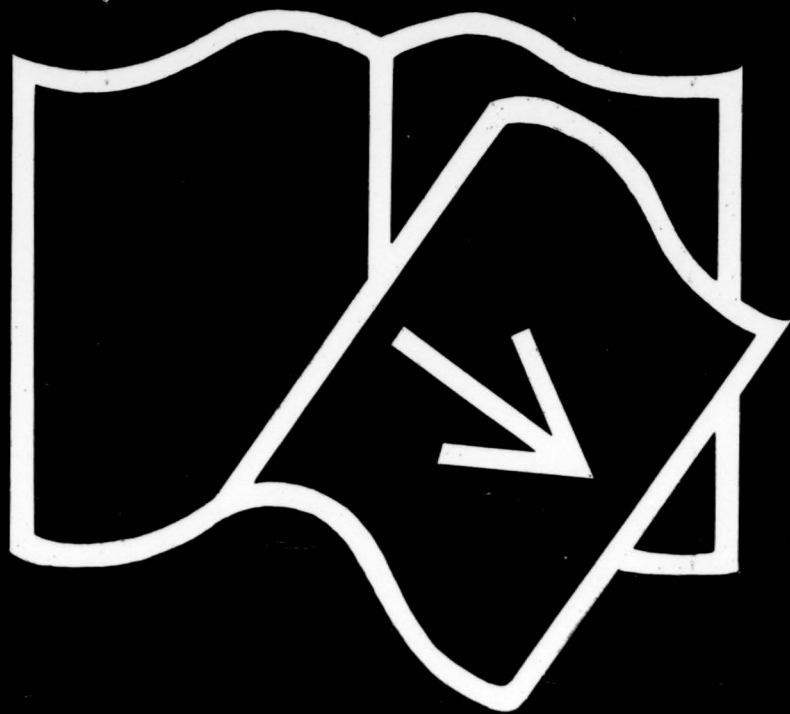
真不能忘呀，是那一瞬——

凄怨的眼光兩相遭逢！
多情的主婦以爲我們還是陌生，
她說，你們很可以做一對好朋。

心上的你怎也會在這兒？
無言裏只有兩瞳在傳達幽衷。
你清癯的白臉少年呀！
好似白蓮開在濃艷滿圓的池中。

真是五百年前的舊債麼？
爲甚從此便洗也不能把你忘清？
你幽恨綿綿的眼波向我一瞥，
叫我再裝做實已不能！

謹記着那樣的一個春宵，
這春宵呵，無端惹起我的淚零！
今夜的雨聲淅淅在耳，
何時才了呀，這相思之情？



缺 **3** — **6** 页

飄蕩及其他

趙鈺權作

飄 蕩

我在這莽莽的人海中，

永永地飄蕩，永永地飄蕩！

* * *

我的身旁，雖也有幢幢的人影，

雖也有幢幢的人影衝撞，

可是我只覺得陰森，只覺得荒涼。

* * *

我徬徨的心兒呵，也發出深沉的叫響：

飄蕩呵飄蕩，究竟何處是我托足的家鄉？

我在這莽莽的人海中，

永永地飄蕩，永永地飄蕩！

* * *

我的耳邊，雖也有喧雜的聲音，

雖也有喧雜的聲音振盪，

可是我只覺得空虛，只覺得渺茫。

* * *

我徬徨的心兒呵，也發出深沉的叫響：

飄蕩呵飄蕩，究竟何處是我托足的家鄉？

泯 滅

不知何年何日的黯淡的黃昏，

我獨自一人，走出了這落漠的荒村，

向森林中潛築起一座低低的墓墳。

——墓墳裏深埋着我蒼白的「青春」！

* * *

『青春呵，我蒼白的青春！

從今後你好靜靜地在這兒安寢；

再不要，再不要向這冷酷的人間，

——現你那可憐的憔悴的身影！』

* * *

隨着我揀了一方白石，寫下了我的酸語，

把來插在墳前，做一個小小的墓碑。

——待到我枯寂的靈魂再來憑弔時，

啊！這低低的墓，這小小的碑，也都泯滅！

死的讚曲

詩靈作

太陽在東山微笑。新鮮的愉悅的朝霞，散舖在澄碧的溪流中，水是潺潺的在跳躍；因為在幽秘的谷中，偷償了少女的情曲。晨天的芬芳，沉醉了瑩瑩的銀色的朝露，懶懶的睡眠在溫馨的花房中。世界是有新鮮的光，和平的愛，一切沐浴在恬靜的歡喜裏。一個溫熱的微笑的新屍，甜蜜的緊鎖着懺悔的雙睛，擁着從昨宵風雨中帶下的散花睡了。他已離棄了罪惡；但他的靈魂却還欲離不捨。

他是一個孤獨的旅人，旅行在沙漠之中。餓了吃自己的肉，渴了飲自己的血。如今他是死了呀，啊，沒有親人來號哭，也沒有朋友的哀挽；只是這般的冷冷清清，雲在天上慢慢地移，風在空中微微地拂，他是這樣的散花蓋着遺骸！但晨鳥却飛來讚他幾聲：

你呀，沙漠中孤獨的旅客！

啊，從此，你從此永生了！

希望已從你的眼底搬了家；

你的靈魂呀將往天上歡笑！

太陽走到山心了，樹葉作倦息的嘆息；水的滴溜也似乏了力量。熱嚙着的野犬，酣眠在綠蔭之下。在草場上挺直了尾巴狂奔的已經沒有幾條。晨天的霞和露，已為紅玫瑰飛騰而盡了，遺下的只有醉鬼的頰顏，倦睡在綠錦之中。前奔的溪水，停歇在岸上橫陳的牧人的夢裏。鳥的歌唱

也已歇了聲。那個屍骸。在驕陽的暴灼之下。還是這樣甜美的睡着；但散花已乾了，蛆蟲正來清訪。

他是一個孤獨的旅人，旅行在沙漠之中。餓了吃自己的肉，渴了飲自己的血。如今他是死了呀，啊，沒有親人來號哭，也沒有朋友的哀挽；只是這般的冷冷清清，雲在天上慢慢移，風在空中微微地拂；他是這樣的散花蓋着遺骸。清訪他的蛆蟲，安慰他幾聲：

你這美麗的屍骸已脫了欺詐！

你的敗肝殘心且讓我們咀嚼！

希望呀，啊，他已棄你去了，

從此，你且去天庭歌曲清調，

這時候世界將披起黃昏的黑綃，太陽却到西山微笑，說是巨大的野獸，不久就要把他吞了。牛羊在牧鞭的指揮之下，歸到破敗的柵欄。村婦依閭，望着丈夫，依準炊烟輕飛的莊家歸來；聲聲的暮犬，驚碎了遊子的心魂。溪水再去聽少女的情曲；開過一日的嬌花，也預備着為夜來的風雨所捲落。他的屍骸，永遠走上了深黑的墓房；他的靈魂，已經走到安樂的天堂。

他是一個孤獨的旅人，旅行在沙漠之中。餓了吃自己的肉，渴了飲自己的血。如今他是死了呀，啊，沒有親人來號哭，也沒有朋友的哀挽；只是這般的冷冷清清，在輕移的雲底，微拂的風中，寂寂地走上了墓房，靈魂是離却了殘骸；慈悲的牧師，向他墓上來祈禱：

你呀，沙漠中孤獨的旅客！

你的一生盡為希望所欺詐！

現在你已歸到安樂的天庭，

從此要在天父的心裏永生！

翠環

于在春作

最適宜拿它來比夢；翠環的死在酒店鎮的波動，十天之內是一種風趣的話柄，十天之外以至三年五年是一種飄渺的記憶，再望後誰還管這不相干的陳賬。就像一個人在睡覺時偶然做了一個平凡的夢，第二天清早很清閒的對家人說着取笑，工作開始便似乎忘了，恍惚尙在心頭，及至過了兩天，或者等到第二個平凡的夢又做了時，早消幻得煙散雲滅。

三大媽也希望它這樣匆促的逃逸出人們的紀錄之外。雖然它確乎不足爲她的向來的仁聲之累，然而每一想到或者她的弟婦一時犯了忌諱的提起翠環，她的眼前便湧現了一座黑城。意識指點給她說這是地獄呀；同時她會看見，厚重的虎頭門在開豁着等她一步步的捱進去了。縱是很歡快的說話，一引證到翠環生前的事，她往往便變色却走，不歡而散。因此，鎮上的人常讚歎，

「三大媽的確真忠厚；總還可憐翠環那丫頭！——旁人誰肯！」

酒店鎮上的人，除了三大媽夫婦外，沒有一個詳細知道翠環的身世的。他們也曾聽得明白過，但終是糊塗的明白。鎮上的人十個中的九個半都是抱「各人自掃門前雪」主義的，只要自家門口掃出了一條甬道，別人家縱雪堆到齊簷也不必過問的。不過掃去的雪就不免要向別家門旁

堆送，別人家掃雪的當兒也總免不了有點兒回敬，只這一點兒關係使酒店鎮全鎮的居戶有了社交的接觸。三大媽對她的弟婦所曾宣布過的比較詳盡一些的，是那樣的。

她誕生在離酒店鎮很遠的一個縣分裏，也許還隔着好幾省，那裏，三大媽的丈夫暮游過多年。她的爺娘是窮到連粥都沒喝的，然而他們還要作孽。難苦中的幼年，三大媽當然不曉得，連翠環自己也都模糊了。好生在中國隨時隨地可以看得泥塗着面孔黑瘦的破衣衫的小女孩子，你就當她翠環也可以，或者且還不至於大謬誤。她十一歲那年，娘的第三胎，男的，已經出世。於是在一條僻巷接向鬧市的巷口，一家關閉着的舊門板下，冷冰冰的階石上，坐着一個油黃皮膚的女孩子。她的蓬亂的髮叢裏插着一枝稻草圈結成的標記。旁邊踞守着一個苦悶的青年的男人。

巷口的街上烘烘的人來人往，有的匆匆的便過去了：有的脚步雖沒有停留而眼光却停留了一忽；也有圍立下來看開的，其中有探問的，有感歎的，有殘忍的打趣的。那個男人對這些不以為可感或有惡意，只在每次有人眼光停留一忽的和居然圍立下來的當兒，便有凄然的切望。他要這個希望立刻便實現，但又同時不願它立刻便實現。

「要賣了？爲什麼？——窮！」這人心裏在想：這個小丫頭倒還俏皮。

「……」難堪到說不得，等到他看見女兒的眼正閃閃的注視那問話的，一種空虛的悲哀攻向他。

「她是你的什麼人？」

「女兒。」

「那末，這們小，人家賣了去還得賠飯食，又是女孩子，能值幾多錢？」

——三四串吧，京錢。」這是欲擒先縱的法門。

「至少得十串。」十串錢的寶貴在他的腦中同時漫漫起來，

「外行話。」

「唉，誰家賣女兒是內行的！唉。」

「我說你價錢說貴了。」

「貴？再說貴，呀，窮人還想飯吃麼，喝風！」

「我可憐她，假使不幸賣到下流地方去。——五串吧。」

「五串總不成。」

開初被叫做翠環的那個晚上，那個被評做「倒還俏皮」的女孩子像進了迷宮，又像到了鬼窟，癡癡的怔怔的立在一盞灰黃的燈光旁，兩隻眼睛不住的睜。彷徨和困頓挾着她，以前這麼晚的時候早已裹在破棉絮裏酣睡了，到此才覺得只有爺娘是縱容孩子們的，要睡了便許睡。不過她從過去的幾小時裏又能看出新的環境頗是超優而新穎的，比從前的至少要好得很多。

那盞灰黃光暈的燈是點在三大媽寄寓的堂前的。

當時，三大媽以為這買女孩子實在是多事，似乎並不是什麼和柴米一種重要的。但轉一轉身却又感到這樣一個寂寞的家庭裏，似乎很需要一個伶俐的小孩子來點綴光景。她本來不笨，同時又明瞭假使翠環的買來是一種過失，那末，這種過失只能歸之自家丈夫，所以對這新的所有品毫無惡意。憐憫和壓迫的手續原是無須的，一半因為那孩子新加入較為高貴得多的生活只在耽溺和想像，想一個家應該是如此的；一半也由于三大媽的和聲悅色像她丈夫拿京錢買得翠環的身體似的買得了她的心。

三大媽是早到了做母親的時代渴望着做母親而不可得的可憐的一個，一遇到單薄而伶俐的翠環便像有相當的連帶關係着。當她體恤到翠

環已在映動她的靈活的大眼睛，便給她收拾得乾淨些送她上床去。那床在翠環看是太安適了的。她自己當然還未到睡眠的時間，她的丈夫還沒有從衙門裏回來。

「我們的孩子，睡了？」

「睡了。——你看好嗎，我們從此就叫她翠環吧？從前十八灣口王家的女兒不是叫翠環嗎，後來嫁個好女婿的，老頭子老媽都靠她養老的。」

「也好，隨便吧。忙什麼，好女婿！」由來話不投機半句都嫌多。

「孩子倒好，全不像破落戶生得出的。只是沉甸甸的八串大錢呢！」

「不值得的嗎，你想有多少好處？——」

「還得給白米飯她吃。」理越扯總越充足。

「這兩年來，你也太累了，老媽子又用不起，對呀，最是給她吃不起。小孩子能吃多少，大人省一兩嘴就夠她吃個飽的了，這是一。再則，你老是癩肚皮，大家原是年紀還不大的，不過也得個小人兒湊湊趣，有意思些，有意思些，你說是不是？」

「是的呀，誰說不是呢。」女人沒有不怕丈夫說她不會生育的，在中國，因為他們會借着這種罪名自己便去討小老婆。——也許是她娓娓聽來，覺到他的話沒有一句不說在致命傷上，所以當他同「你說是不是？」，她便很極急切的回答。大概後者是事實。

「自然不會錯的，世界上再沒有比買人家小女孩子上算的了，又可以當丫頭使喚，又貼心，又飛不高走不遠的。長大了，又討人喜歡，又……——」他得意到口譏白沫，周身輕飄飄的有點像骨頭裏陡然的減輕了重量，真的，至少半節是酥透了。

「又怎樣？」她被那半吞半吐的辭意，那微紅臉的春色，引起了疑竇，毫不客氣的追問。

「又——，又可以服侍你，——那時，你該老了。」額上的青筋內滿充着血液，一梗梗粗了起來。

「唉，老了！倒不如死了，讓……——」舌頭不聽她的指揮，或者她不願一說無餘，故意含蓄着些。

「……」在盤算什麼，態度似乎很鎮靜。

「我問你，安着什麼心，不買個男孩子，買這賠錢貨？」

「安着什麼心，我不知道，問你。買個人給你使喚着不好？」

「不，我單問你，為什麼不買男孩子？」

「那……那，你想不到嗎，男孩子那家肯賣？」又在作慌，急不待擇的勉強着。

「什麼？」像偶然得勝的母雞在顯盼。

「那——對了，也有人家肯賣的。不過，我沒有遇到。遇不到，沒有法子，就像你不生育，可有法子想？——其實，假使你有了一男半女，誰還找錢花，買什麼人？」老於世故的男子漢決不至於被一個女流難住的。心機一動，他勝利了。

她默認了不能生育的罪名應全部由她一人擔當。

「可是的？你既不能生育，家裏又僱不起老媽子，買個丫頭你使喚着也親熱些，早就這們說。——賠錢貨，誰叫你望外推的，留着她不好，將來或者可以傳種接代——呀，呀，賠不賠還不在你，在你自己？」忘形的得意逼着他走上了矛盾的路。

——在我自己！好在還早呢，我防賊似的防着好了，我一天不死。死了呢，死了還不是聽人處置，他們要拿我骨頭燒成灰，也只得由他們，還管得到身後。無聊的默想解除了她不少的難堪，造成了她無上的勝利，雖然在表面上看，她是整個的給她的丈夫征服了。

十一歲的翠環已經生得着實像十三四歲了。

擦在外面的手臂圓圓的也還充實。尋常被三大媽捉在粗糙的手掌裏，「你這雙手臂做得了多少事！我也勞碌够了，我的心肝，你却替了我的手。」這樣大可驕傲的讚美鼓勵了翠環做人的興致，從大早天一亮便起來掃地，燒火，一直要忙碌到晚上熄了燈。假使她有不做的事，一定是她做不來的，像那三大媽不叫她做而常常自己動手的服侍老爺的工作。假使安息不來找她，她絕不去找安息的。

「翠環倒是很乖巧，將來得好好的給她找份人家。」

「緩着些再說吧。——時勢不是時勢了，這碗衙門飯不容易吃了，開春我打算回酒店鎮去。手裏錢雖不多，混混這下半世却總够了。」

「那你也得趁在外面的時候，早點打點翠環的嬌匿，我們既當她自家女兒，面子過得去才對。」像是試探。

「你老是忙不清這些事，成幾串的買進來的，輕易便放她嫁出去。」

翠環進來惹事了。

「太太，你沒有忘記對老爺說過吧，大油快用完了。」

「不錯，虧你提起。——你明天叫當差的送一斤大油回來吧，莫忘記。」一種悲哀攻向三大媽的心門，那她已經老了，青春的幸運將永遠的和她告別。她對於年紀青記性好的翠環只有羨慕和頌揚，雖然同時本能似的起了嫉妒一類的感覺。

「老爺，今天怎麼回來得早些？」

「忘記不了你，我的心肝。」兩道濃眉向下方掛着，卑鄙那惡魔占有了人生。

「睡覺去吧，濫浪人，黃毛丫頭。」母的慈悲被嫉妒吞噬了。

——什麼「濫浪人」？一直到上床之後還存留在翠環的腦中。

「我對你說了吧，翠環這丫頭，我已當她是我親生的女兒了，也就是你的女兒。」

「罵親生的女兒『濫浪人』，好個有教導的賢母！」

「我看也老了，孽，可以不必作了。」

「什麼，太太，你說的什麼？」額上的青筋又一度粗了起來。

果然，在第二年的春天，他們一齊回到酒店鎮。三大媽夫婦原算歸鄉，翠環却是離鄉。她也沒有什麼忘不了家鄉爺娘的，便獨自向人生的坦途上去晤會她自己的命運。路程本來很長，更因為那時候那些地方還只有土車和帆船，將近三月底，他們才住進了鎮東一座比較堂皇的舊瓦屋裏。瓦屋共計兩進，前面一進讓給三大媽娘家的兄弟借住，算酬謝主人不在家時屋子的勞績。

在鎮上，他家是僅有的世家，三大媽的丈夫又剛從衙門裏的榮任上回來，應酬住還，五天後才平靜了。這下子又忙着上城去拜訪親戚故舊。

翠環從小便生長在鄉下。現在她就像魚又被放進了池塘裏。回家的頭幾天沒有什麼做的，偏巧阿牛，三大媽的內姪，又玩皮得厲害，東央着她去看放風箏，西央她攀柳條結筐籃兒，灰了的童心受過了一場洗濯，像夏雨後的新綠。重新在的閃閃的生動。她的土音，阿牛一句都不懂得，他常常拿那些奇怪的音調調笑她，她從沒有生過氣，只學着三大媽說的話勉強同他瞎扯，終於大家鼓着小手掌，或者牽着拉着的大笑了。不但阿牛覺得她有趣，她也覺得他很不討厭，她早通忘記了家鄉的弟弟們。很可欣喜的她在這裏發現了她的天國，去年在家鄉唱給弟弟聽的火螢歌，今年在異鄉唱給阿牛哥哥聽了。那完全是土音，他一點都不能像弟弟那樣的欣賞，不過他的歡娛的舞蹈使她一遍一遍的重復了好幾次。

從此，到處凡有了翠環的腳跡，一定也會有阿牛接踵的腳跡，她總

是留在屋裏的時間多些，她的那一間小的廂房常常充滿了阿牛的喧笑聲，他和那一班放牛的以及同學的小朋友們漸漸的生疏了起來，偶然又同他們碰在一塊兒，他就變成指點的中心，什麼笑話，什麼穢辭，都關涉到他和他的翠環妹妹。

三大媽很明白，時間絕不會等人佈置好了把戲後纔來臨。假使要翠環離開她們，便得即刻去進行了。她的確很愛惜翠環，立志要給她找一份有家世的人家，至少，要找一個可靠的男孩子。

「阿牛討媳婦沒有，今年十五六了吧。」

「才十四呢，還早着啦。」

「你看翠環，怎樣？」

「好閨女，聽你說過，八串京錢買了的：就可惜這——」

「不，我看待她同親生的女兒一樣，什麼針線，道理，不像教親生女兒一樣的教她？本就預備回家後要讓她改叫我『媽』的。」

「那正好。我家阿牛真同牛差不離多少。」

「倒也怪惹痛的。」

「倘若姑媽看得中阿牛，我會嫌棄翠環姑娘嗎？——怪好聽的字眼兒，翠環。」

「是我給取的呀，十八灣口王家的姑奶奶不是後來好嗎？」

她的丈夫從城上回來後，三大媽就冒險告訴他這回姻事。那天晚上，夫妻倆又不能免的紅了一次臉，結果是一個不肯定也不否定。

然而這回婚事似已成就了，三大媽看待阿牛比平常至少不是泛泛的了，翠環也時時領受阿牛的娘的寵愛。她在幫助料理家事以外依舊和阿牛在一塊兒玩笑；有時三大媽居然要他們避起嫌疑來了。他們并不知道嫌疑是什麼一回事，不自覺的便會到了一處。三大媽還在其次，最

是她的丈夫蠻橫，每次看見她趕着阿牛親熱或者談話，他的眼睛裏就像有火在噴冒着，咀咒似的罵「小賤人……」。一次，兩次，翠環覺得這個有一些殊特的不能了解。她雖然也怕那可恥的辱罵，究竟內心的要求總不容易便抑止下去，她捱罵的機會便不會減少下去。

回了酒店鎮之後，三大媽的丈夫成天都在家裏，口角的事極平常的就要爆發出來，却大半爲了翠環的事。她閒下來便暗想，最妥當莫若使翠環離開他們的眼前，不過怎樣使她離開呢。憫惜又不時來到她的心裏搗亂；好在阿牛家和她是前後進，即便送她過去做童養，同不送也沒有兩樣。

可是，她的丈夫對於這回事始終嫉惡似的表示破壞的態度，他在翠環身上自有一大部份的權威。

——在我自己，我好好的防着便得了。三大媽滿足於這種無聊的安慰，一切計畫便因循下來，雖然她很爲這回事着急，有時至於害怕。

這年冬天，阿牛穿着他的新棉襖就快上城學生意去了。他將去到的是——一井雜貨鋪子，聽說要三年才可以出師，才能回家來走走。他們本不懂什麼傷別，除了阿牛曾經向她誇示過新棉襖和形容給她聽過城上如何的風光，就不過她擔憂過虛空的未來是在來了。她知道她又要回復了她寂寞的生涯。的確，她的生涯着實寂寞了，連那「小賤人」的罵聲都沒有重聽見過一次，從阿牛走了之後，這一點使她最不舒服。看看幾年便在寂寞中度過了，春的新生裝點起青青的世界，酒店鎮四面的田，小山，河岸，各處的醜缺，都給野草遮了羞，東風吹送着翠環十三歲的生日闖進了這寂寞的園。

從前三大媽所謂「好在還早呢」的漸漸的近到眼前來，她才曉得再不能拖延了，便秘密的同她的弟婦商量了個方法，請鎮上的何老先生來

和她丈夫說，允許她的弟婦討了翠環做媳婦，討定了便讓她家帶回去當養。三大媽還允許暗地津貼她弟婦二百錢一月，做翠環的養活衣食費。

進行自然是很努力的。可是宦游過的鄉紳却不一定同普通的平民一樣的肯服從何老先生的話。

——近來老爺和太太常常的在爭吵，怪不安的。消閒得教翠環想到些無聊的事情。正在料理她的活計。

初春的白天尤其現得長，驕陽從外面光耀的照在屋子裏，暖洋洋的。她今天覺得針像木杆一般的重，線像麻繩一般的粗，沈沈的幾乎要拿不住了，不必說穿針和引線。平時，她也常蹲在溪上，搗衣的木棒渺然的高起了又渺然的落下，麻繩也有家常的用途，便是頂粗的她也從沒有拉它不動過；今天的針線的確有點兒離奇。索性放下了活計，立起來，誠懇的伸了一個懶腰。趁這當兒，情緒飄入了她的靈性，她想，假使阿牛在家，她就快樂了，就不快樂，也絕不會這樣的閒得無聊。去年春天的消磨，在當時原不過就淡淡的度過了，到今年却僅僅留在羨慕的回想裏。柳依然是沿塘漫坡的披着掛着，它們却少損失了無數的綠條；教翠環編柳條籃兒給誰呢？

天本來也應該熱了，這幾天又都逢着暢晴，菜的花黃得像好榨出油來似的，她的一件小棉襖叫她再耐不住了。從一隻小竹箱子裏拖出一件舊夾衫，身上只剩了一件大布的褂子。熱蒸還燒在她的頭上和身上，陡然的一陣輕鬆覺得怪清爽的，夾衫提在手裏，兩隻手臂死勁的抱在胸前。

那裏，輕輕的急促的走進了一個吃人的野獸。她驚惶的等到認別出是那兩道濃眉的東西，那個東西平日的積威懾着她不敢做聲叫。

春夜還是涼悠悠的，人們都沈醉着他們的好夢的當兒，她輾轉在一

條舊棉被裏，眼淚沒有在她的眼眶裏乾過。她想到她的阿牛哥哥，想到太太，想到那個老爺，想到她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想到侮辱，想到毀壞，想到憤恨，想到幸福也想到厄運。她覺得這個境地並沒有變動，這個氛圍也沒有什麼兩樣，可是這個身體却是；昨天的已葬埋在清白的童貞中，而今天的却遺留在這一個泥濘的灰坑裏，她不得不懷疑人間是這樣的無常。希望本不會有在她的心頭，自身是一塊聽人宰割的肉，索性肉自己放棄了她自己的自主，執什麼來都什麼受着；可是她詫異她的命運竟是這樣的向前進展。最後，她又想到她的阿牛哥哥。才模糊的睡去，沒一會兒又驚着醒了；她很駭怕，像失竊了什麼東西似的，又像那個難看的賊還沒有離開屋子裏。

知道這回事的，只有翠環和她的老爺。她和他都沒有讓第三個人知道的這回事的胆量。不過在不久的後來，三大媽不知怎樣也發生了疑竇。一天天的下去，這個疑竇就一天天的擴大起來，終於假定了她的假定，她認為翠環不應該對她如此的不忠實。她的弟婦像也發現了什麼秘密，時常諷刺她留意，她裝着不去理會。

凌巧她的弟婦上城去看阿牛，下午又有人來約了她的丈夫出去，她遲疑的走到翠環住着的廂房裏。翠環還是同平日一樣的接待她，她却似乎有些失常了，從臉色和眼光裏可以看得出。

「翠環你說——」第一句便不尋常。

「太太，什麼？」

「……」一雙可怕的目光注視在翠環隆起的胸部。

「太太，什麼？」

「什麼，你問我？」

「太太，我實在不明白太太問的什麼。」

「賤貨！你說，老爺——」氣憤薰紅了她的臉。

「老爺——」羞恥薰紅了她的臉。

「姦夫和你幹的好事，你招！」

「太太——」真的，她到此時纔明白老爺是她的姦夫。

「你不說！你，你，這，賤貨！」順手拖着一條搗衣的木棒，順手便一連幾棒。

翠環的聲音宏放了起來。她有什麼力量來抵抗，那個初春的一天被三大媽知道了。一個在哭，一個在氣得噓噓的懊悔遲了。其實並不是遲，永遠是辦不到早的，不必說嫁翠環，就是叫她改口，她也還沒這福分。

三大媽家的木棒從此除搗衣之外添了一樁搗人的功用，次數到後來幾乎同它搗衣的次數一樣的算不清楚。三大媽的屋子裏從此便攪亂得更不安；其中有兩次最鬧動過鄰舍，一次是三大媽打翠環專為給她的丈夫看，一次是同她的丈夫大吵鬧。她的弟婦不大敢來過問她家的糾紛，鎮上更只有看熱鬧的人。同情究竟還是三大媽所得到的多，她便更像有了幫助似的猖獗着。在她喪失了理智的時候，至於恨鎮上的人不替她處置她那無禮的丈夫，他是她終身倚靠的，也是鎮上的一個鄉紳（這是所以沒人敢議論處置他的）。

翠環呢，她是死了，整個的是死了，肉體上的無涯的痛苦對她不成什麼大不了的，她漸漸悟到三大媽和她已是不能兩存的仇讎，假使她煎熬着不會死三大媽終會死了讓她，但是她不會讓她，那她就只得做她的替身。她又明白鎮上的人對她同情的遠不及對三大媽的來得強而普遍，她終是流落在異鄉的人，算來煎熬下去總也不過多遭些人們的唾罵和指點。她感到孤獨的無援，最能幫助她的只有阿牛，可是阿牛在城下，而且阿牛不肯幫助這不同從前的那個翠環，也還沒有人能替翠環樂觀。

她又哭了這最後的一夜，彷彿她的爸爸媽媽也陪着她在哭。

從第二天起，這裏酒店鎮上的空氣活潑了許多，到處都能聽到人談論三大媽家出的一件人命案。田裏割麥的，場上打麥的，腦裏的記憶不會讓這件事放開過，口頭的談笑也不會讓它放開過。

就在這們追悼翠環的當中，麥的工程一樁一樁的完成了起來，不久便算結束了，各人重新的忙着另外種種的操勞。翠環的追悼也便那們慢慢的結束了。等到阿牛從城上再回到酒店鎮，沒有聽到一個人提起翠環，他的媽媽她們當然是不願意再提起了。

十七年四月廿七日。

口 角

許美瑛

—

“你爲什麼不會代我把牠的結構弄好一點呢？……不用說別的，只這制作的事，你亦不肯稍爲幫助一點了！……”

在一間狹隘的臥室裏，洋油燈下的桌子的一端，靠着一個青年女子。她的圓臉和一雙有威稜的眼睛，在這柔和的燈光中十分明顯地浮現着。她的眉頭有些打皺，似乎有什麼不平橫在胸中！她歪着頭向那個坐在床頭，倚着床柱看書的瘦臉龐的男子，半騷地說了上面的話。

“爲什麼呢？早應該聽我的話，先設計了然後動筆才對！到現在已寫成這末多了，有什麼法子可以補救呢？……”他緩緩地說，眼光還注在書本上不曾離開。

她聽了他的話之後，心裏越不快了，眉頭越皺，很很地把眼睛瞪他臉上惡意地盯了一下。可是他毫不覺得，因為他仍是熱心地在看書。

“這世界上沒有一個比你更冰冷了！”她有些憤慨似的路提高着音調說。

“爲什麼呢！我自己不是亦沒有法子把作品再弄好一點嗎？我不是冰冷！”他一如平時的冷靜態度。但心裏微微感覺着她今晚上又在向他挑戰了！

——不要惹她了！兩口兒整天吵鬧，也不是事！我要格外退讓，格外細心，格外鎮靜就是了！……他心裏這樣戒備着。

“這篇東西的結構，不是亦容納了你許多意見在內嗎？如今弄得不好收拾了，你就推開不理……”她說着一面把擺在桌子上的原稿簿提起來狠狠的擲向桌子上面，發出一聲紙木相擊的音響；同時，洋油燈的燈光因爲受了震動，也閃了一下。

“不要這樣了！不嚇死人嗎？”他給那意外的音響嚇了一下，回頭來對她說。

他回頭來看她時，才看見她已經很氣悶地臉色不好的站在燈下。

“也值得這樣氣悶嗎？創作不是一下筆就成功的！那些成名的文學家他們初期的作品未必就十分好啦！你這部小說還是‘處女作’，有這樣的成績已是難得的了，縱然在結構上或不免鬆惰一點。但這有什麼要緊呢？……”他一面這樣向她解說，一面心裏預感着今晚二人間空氣怕不能和平了！看她的臉色，不是和密雲欲雨的天色差不多嗎？只要一不觸發，便會爆炸似的。

“沒有什麼要緊？！我這篇小說的不好，完全是你給我弄壞的！……”忽而她的眼睛滴下了淚珠來。

“豈有此理！自己做得不好，偏要埋怨他人！你只可自怨天才的薄弱，不能說是給我所害！”剛才雖然有了自警的他，到這時不知爲何亦很生氣的樣子，提高聲調這樣說了之後，便把手中的書拋在床上，起身下床，出外去小便。

是初冬的鄉間的夜景：初三月像眉樣掛在天上，幾點疎星錯落地點綴着沉沉的夜空，屋前的小溪裏，有幾隻漁船，閃爍不定的漁火浮蕩在蘆葦和竹林之間。此外便是斷續的好像從深巷傳來的犬吠聲。

他站在天井裏無意識地望着天空。一陣微風吹來，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連忙拖着門跑入室裏。

他看見她像木偶般坐在桌前，兩只飽含着眼淚的眼睛凝視着燈光。他想不出她今晚上為什麼會這樣的傷感！

——姑且不理她罷！過一會自然好了。他這樣想着便解衣上床睡覺。

她自從和他同居之後，才發見經濟的動搖。在未和他同居之前，同時是未踏進社會的一個理想者的她，以為只要勞作，便有工錢，還未曾知道社會上的種種黑幕，種種陷阱。自從和他組織了所謂家庭之後，各人都有職業，初時還很愉快的過活着。不久，家庭的醜惡的現象漸漸發生了，社會的種種黑幕，陷阱，開始向他們表演，向他們進迫了！

在幾個月前，他倆在 T 縣和幾個土豪，小官僚衝突，結果自然是失敗！像亡命般跑回舊鄉來。

到舊鄉之後，經濟異常的恐慌，一時又沒有相當的職業。最可痛恨的還是幾個平時很親密的朋友，到這時候，也都不約而同的竟和他倆斷絕音問了！他們都在用心預防着，怕落魄無聊的他倆會忽而向他們借錢！

舊鄉裏的親戚族人，看他倆銷聲匿迹的躲在鄉裏，不會到外面活動，也就漸漸看輕起來了，漸漸對他倆有些不客氣的輕蔑的言動發生了！

甚而至于—兩個兄弟，亦態度不好起來了！……

“現在的人情只是‘錢’！沒有錢，什麼話都講不成功！”他像發見了什麼學理似的覺悟着。

“這樣下去是不對的！我們應該想法找一條出路才好！”她比他更其焦迫，常常這樣說。

在他還可以勉強過日，因為他做孩子的時候曾唸過幾本孔孟的書，中國式的保守，寬恕——亦可以說是麻木的人生觀，滲進了不少在他的思想中。所以，他到了這個山窮水盡的境地，還能夠拿出幾千年相傳的什麼‘樂天知命’，‘君子固窮’……等法寶來抵制環境。雖然這是等於‘畫餅充飢’，但到底心裏還不會萬分焦迫不堪！

至于她，那就難堪了！自小過的是都市生活，讀的是新書，信仰的是科學，……理想高超，希望奢大！現在却過着這種要作工而無工可作，有工可作，亦不能安安穩穩地作着的生活；而且人情的陰險奸猾……亦在在使她驚異，忿怒，灰心！所以，自從回鄉後的她，精神身體，件件都銷沉枯萎下去了。

因為如此，她的脾氣，亦就和住時不同，十分多疑，易傷感，易興奮；加以他的身體，新近又發生了危險的症候的嫌疑的病徵！這樣貧病交加，多方壓迫着的他倆間的生活，自然沒有幸福可言了。

因而兩人間的口角的事的發生，亦就很容易而且很頻繁了！

二

二月前有一個朋友從上海寄信給他倆，說上海的文學界，最近起了一種新運動。這運動的聲勢很好，他自己也是參加了這運動的一員。他

又說他倆的文學天才很好，如果在這時起來參加這新運動，將來一定很成功的！最後他說，希望他倆努力創作，他可以負出版的責任。

在窮迫無聊中的他倆，得了這個消息，自然十分欣喜！將來在文學史上有沒有位置的問題，在他倆沒有想到；只要作品能夠賣錢，可以過活，這才是他倆唯一的希望。

“想是想寫的，不過像我這樣的才力，寫出來的東西，能否得到讀者的歡迎，倒是一個問題哩！”接到朋友的信那天，她笑着對他說。她在懷疑自己的才力。

“無妨寫吧！寫出來之後，自然有相當的代價。初寫自然不大好，寫多了，自然會進步了的！”他說，“我自己亦是沒有把握呀！不過試一下是毋妨的！”

他倆雖然自少就喜欣文藝，而且也有了相當的素養。不過從前所寫的作品，大都是沒有經營的，粗製的，不成功的。這二年來，簡直是荒廢着了，從不曾創作過一篇正經的嚴正的作品。現在要重起爐灶，他倆都覺得沒有把握。

“但是上海那些流行的新進作家的作品，也沒有什麼高明。我們如果用心刻苦寫作，未必就勝不過他們的。”他倆又這樣勉自寬慰着。于是她很高興地在計劃着一部長篇小說了。他勸她起手不要作長篇；她不聽，說，難道我不能作長篇麼？新出版的許多長篇，難道都比我好嗎？

他却在寫短篇，

每天下午或者是晚上，他倆常面對面同靠在一張方形的桌上，各寫各的小說。有時彼此都寫得乏了，放下筆伸着懶腰，各把原稿交換着看，互相批評。有時，一方寫得太高興了，一下筆經過了一點多鐘的時間還

不會休息，一方便起來阻止，說不要太勞了，休息後再寫吧！有時一方懶寫了，一方便督促着，勉勵着！……這樣，生活倒覺得有趣得很。

——假如這樣創作，每個月有幾十金的報酬可以維持生活，這末，我情願捨棄一切來獻身給文學，過着這樣有趣的創作生活！……他倆常常這樣想着。

他倆開始創作生活的一個月內，彼此口角的事，不覺很減少了。她的長篇已寫好三分之二，足有五萬字了；他亦寫了六七個短篇，字數亦差不多有五萬。他倆雖然還未曾得到報酬，但成績已是大有可觀了。

今晚上，她翻閱了自己將要完成的長篇的原稿，發見了好幾處弊病——不易醫改的弊病！一方又因小說裏的事節的開展過於散漫，在下半部不容易收拾。一方又因尚須寫出幾萬的字數，在繼續寫了月餘的小說的她，實在有點疲倦，想着未寫的幾萬字，便覺頭眩！而且“這樣的儘管寫，不知將來如何……？”的狐疑的動搖的心理，打擊着她！有了這種種的原因，所以今晚上她的心裏，好像壓了幾塊大石似的悶鬱難過！

他從被裏伸出頭來，看着她呆呆地坐在燈下流淚，心裏又好氣，又好笑。

“誰的命運像我這樣壞！無論什麼事都不能如願！別的人都平安恬適的過活，只有我……我這苦命兒！……”她咕咕嚕嚕地一面像對他又像對自己地說，一面在流着淚。

——唉！你又何苦來？真是好笑！我暫時不理你，等你自己覺得無聊時就會平息下去了。他在被裏這樣想。

他雖然躺在被裏，但一對眼睛只是張開着，不會片刻合攏過。他的身子雖然躺在溫暖的褥子上，但他感覺着如臥針氈般的痛苦！他的態度

雖然冷靜，但他的心頭好像給烈火焚燒般的灼熱！

他反身向裏面躺了一會，回頭一看，見她仍舊在流淚。

“不要這樣哭了！哭得人都討厭了！”他此時忍無可忍地向她說了。

“討厭！我早就知道你已經把我討厭好久了！既是這樣討厭，為什麼還要糾纏做一處呢？……”她的含淚的激越的聲調。

“是誰要糾纏的呢？各走各的路不好麼？”他亦毫無退讓地對她說出遠心過火的話來了。

——如果這樣就宣布脫離了，那末，有的人怕會感得意外！平時外表上不是‘愛情慕篤’的樣子嗎？唉，唉！……他說了後自己又這樣的想着。

“各走各的……！你現在已經把我看得連一個螞蟻都不如了！何苦呢？外面又要那樣的裝做？……”她哭着說。

——你亦不免是裝做……”他暫時不和她爭辯，只是心裏還她這一句。

她雖然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咒詛，但只是抽咽着的哭聲，已經使他再也不能夠安睡着了。

外面是“卜卜！……卜卜！”的敲着二更了。

——亦好睡覺了；儘是這樣哭有什麼用呢？他想對她這麼說，但看她毫無退讓地板着面孔的態度，又不肯首自屈伏了。

他只得把身子朝着裏面睡，一隻耳朵貼緊棉枕，又用一隻小手指把另一隻耳朵塞着，不願意再聽她的哭聲。

她好久聽不到他的聲息，回轉頭去看。看了他那種安臥的態度，心中又起了忿怒。

——現在你就這樣的不理我了！讓我獨自哭着也不來打理了！真

想不到你現在對我如此！……

她繼續着在哭，一半是傷心，一半是故意地哭着。

悠徐的哭聲和着外面“卜卜”的柝聲在交響着，景象非常的淒冷。

——夫婦口角，真無聊極了！唉！什麼事都是第一次最艱難！第一次做過了，接着便是第二次，三次……譬如口角吧，平時她亦是最痛恨的，不想強過了一次之後，便尋常了，便看作一件不重要的事了！看來受過教育的女子，和沒有受過教育的是一般的！都是討厭的！最初還看不出真面目，後來真面目顯露了，便使人難堪了！……他躺在被裏這樣胡亂地想着。

——唉！這亦難怪她呵！小小的年紀就被了社會這樣的踐踏！近來我又因為有病，對她亦是沒有溫存！經濟又這樣的困難！她的同行，都一個個做官的做官，發財的發財，升學的升學，只有她是十分蕭條，十分落魄！我又這樣的貧病交加！……這樣，叫她怎不傷心呢？他忽而良心發現似的對她大抱同情起來了。剛把小指從耳朵裏拔出來時，一陣哭聲急急闖入了。回頭看着她仍舊在燈下哭泣，而且哭得很厲害的樣子。

“你真的要這樣儘是哭嗎？”他惡狠狠地警告她，剛才那種憐惜和同情的心不知跑往那兒去了！

——你竟這樣威嚇我了！難道怕你的威嚇嗎？她想。

“我專哭！看你怎樣對我！”她仍是哭。

“你真的還不停止着哭嗎？”他大聲喊來。

“是！我為什麼不能哭？”她仍是倔強的態度。

忽然他像發狂般從被裏跳出來，吼着，站在她的面前！

‘你儘管哭！儘管哭！’像一個晴天的霹靂，在這狹隘的臥室裏響

着的是他的聲音。

“喂！……”她嚇得放聲大哭起來了。

這樣，事情便給他有意似地弄糟了。

三

這樣決裂了的他倆，女的只是哭，男的只是喘着氣。狹隘的一間臥室裏，登時變作硝煙彈雨的戰場似的了。

他咆哮着奔走着像一隻發狂的猛獸，臉色完全表露着兇惡的神情。他忽而跑到門口，忽而跑到床後。

他決然地穿了外衣出門去了。其實他何曾有意離開她，不過藉此恐嚇而已。他躲在門外的竹林裏靜聽室內有什麼聲息沒有。

——她怕會自殺吧！現在室內沒有一人，她怕會找了一條藤繩去上吊吧！她如果真是自殺了，那末，自己亦不能生存的！這樣，不如自己先行自殺吧！——死了之；死後便什麼都沒有問題了！但自己突然死了的消息給她知道時，不是使她太難過了嗎？……咳！爲着這點小小的衝突，便非自殺不可麼？……他胸頭忐忑地想入非非。

他聽着室內悄然，沒有聲響，心裏非常駭怕。

——妻雖然脾氣不好，到底是自己的妻！而且二人從前的Romance是值得紀念的！慘刻的記憶還在心頭，爲什麼便好彼此衝突到這個地步呢？他仍是這樣沒有系統的想着。

——怕她是在厭惡我了！厭我不會做官，賺錢像一般闊人那樣！從前她是在學生的代，思想簡單，經驗幼稚，所以和我相愛；現在已經覺悟了吧？！已覺悟到世界上最可愛的還是金錢，所以尋著題目

專和我鬧，鬧到我不能忍受的時候，她便可以另外去尋對像——有錢有美貌的青年紳士了吧！那末，我若是這樣易動感情，豈不是要中她的奸計？！……他竟這樣想了！雖然一方亦知道這推想是太過分的，但一方仍不能不這樣的想。

他又聽着室內悄然，他本能地跑進來，看見她臥在床上，半哭半睡的樣子。

她知道他回來室裏了，便又抽咽的哭得氣都像喘不過來的樣子，她的蓬鬆的短髮，她的紅腫的眼睛，她的疲軟的身軀，在這不很明亮的燈光下，十分可憐的——映入他的眼簾。

——從前一回口角，便覺比一回的親密；現在相反了，一回口角，便使二人間的隔膜加厚一度了！她看他到這時候，還不肯表示退讓，還不肯跑過來把自己抱着，吻着像從前口角後那樣，她的熱淚重新流出來了！

——你對我的態度不如從前了！他倆同時這樣想着。

她忽而又狂哭起來，號咷着哭得令他悽惶！他到這時才去攬着她勸慰；但是已經太遲了！她像瘋婦一般只是笑，掙脫他，用拳槌着床板，鬧着不休。

他看她這個樣子，心頭忽而像針刺一般的疼痛！同時心臟的血的循環，加速率的進行着，彷彿可以聽見聲音。胸口悶塞，口淡無味……他想這完全是病徵！

——一間破舊傾斜的老屋，裏面黑黢黢地沒有燈光，只點着一枝寸半長的白燭。床上帳也沒有，被褥也沒有，只有一領破了的裝貨的粗布袋，蓋着一個奄奄垂斃的病人！室外是虎虎的寒風，室內什麼都沒有，只有幾聲斷續的病人的無力的乾咳！門隙透進來的風，吹得

燭光搖搖不定，病人的灰白的臉色慘厲得怕人！他——病人回憶着過去的欣娛，回憶着兒時的生活，更回憶着他的愛人的音容！他覺到他的愛人已經棄了他另和人家結婚去了時，他立即昏眩過去！醒轉來的時候，探手簾下摸着一張女人的相片儘在燭光下凝視着！……他只有一個人——一個將死的病人，此處什麼都沒有！……

——這就是我將來的結局吧！他由自己的病描想到將來可怕的命運，他不禁有些戰慄了！

她的哭聲略靜止了的時候，外面的柝聲已經在敲着三更了。

很苦悶的一夜過去了。

清早起來，她的臉色仍舊不好，雖然有晶亮的朝陽映晒着，仍是陰沉沉的！他心內在追悔昨夜的事情！他想，今早彼此可以和解了吧！事過一夜了，大約她不致依然記在心上吧？

“喂，以後不要這樣了吧！”他紅着臉微笑向她說。

“誰和你說話！我問你個明白：是你要先離開我呢？抑是我先離開你？我好幾次叫你以後不要再和我在一處了！”出乎意外的是這樣嚴正簡練的回答。

“那末，你說的話是真的嗎？”他突然變了臉色這樣問。

“誰和你開玩笑？”她冷冷地答。

“那末，我先走！”他說着立即拿了一只小皮夾，放幾件衣服在內，把蓋關上。順手把桌上的一本夾照相的簿子拿起來，嗤的一聲撕碎了！他這突然的破壞的行動，立即引起她的注意，她忙跑過來搶，但已經太遲了！照相片和美術畫片像蝴蝶般飛滿室內！第二步，他拿起桌上的洋油燈，砰的一聲碰碎在地上，洋油和玻璃片噴射出來！

這時她臉色青白的靠在床邊。

他的這樣的破壞舉動，像其他世俗人一般，毫沒有別的意義；但在她看來，却是非常的暴舉！

到這時她才心裏着慌，兩只眼睛盯住他，像監視着的樣子。

忽而他拔開抽屜，把一大捲原稿——他的短篇小說的原稿盡力的撕。這可使她看着如利刀刺入心坎一般難過！她想這是他的第二生命似的精神和心血的結晶，怎好任他摧殘呢？她即時拚命的把那捲原稿從他手裏搶過來。幸而原稿紙是日本的出品，質地十分堅韌，所以才不致被他撕碎。

“够了，够了！”到這時她才善意的對他說，語意是表示從此和解了。

“……”他沒有言說地只站着注視她，恨恨地在注視她。

暴風雨過去了。明亮的旭日照着他倆互相擁抱着在接吻。她的眼淚，又重新流下來，流在他的頰上了！

1928, 11, 13。

約 會

俄國都介涅夫作

席滌塵譯

是在秋天，大約九月的中旬我正坐在赤楊林中。從清早起，綿密的秋雨正在下着，祇時時間或有溫暖的陽光；那天氣是不穩定。天空有一時是佈滿了輕柔的白雲，有一時突然在幾處開朗了一下，于是在消逝着的雲的後面能夠看見一方蔚藍的，明亮的，溫柔的天像一顆美麗的眼睛。我坐着望着四週而靜聽。樹葉輕弱地在我頭上沙沙作響；單從牠們的聲音聽來一個人能夠知道那是一年的什麼時候了。那不是春天底快樂的歡笑的顫動，也不是夏天底幽抑的低聲，延長的細語；也不是晚秋底寒顫的，怯弱的抖動，而祇是一種難以聽得的催眠樣的蕭騷。一陣輕微的風在樹梢頭幽弱地哀鳴。因為下着雨潮濕了，矮林的幽深的所在是永遠變化着當太陽照出了或隱在雲後去了的時候；有一時候一切都光耀了起來，兀好像突然每樣東西都在矮林裏的微笑了；那稀落地生着的赤楊底細弱的枝梗一剎那蒙上了白絲底輕柔的顏色，那躺在地上面的細小的葉子突然間印上了紫金的斑點而閃耀着，那高大卷曲的蕪樹底優美的枝幹早點綴着秋天的顏色，一枝過熟的葡萄底顏色好像在無數相互的交織中，在我個人的眼前交映；于是又突然四週的一切是微弱地淺藍色；那輝耀的光色同時消失了，赤楊樹全白的無光澤的，像新降

的雪一樣白的站着，在冬天的太陽底寒冷的光線來撫慰牠之前：於是滯
滯地，偷偷地又開始透過樹林下着，低語着，那綿密的雨。赤楊樹上的葉
子仍差不多全是青色，雖然顯然地是更蒼白了；祇是這裏那裏留着一顆
年輕的葉子，全是紅色或是金色，而那是一種奇觀，去看着怎樣那葉子
在太陽光中火紅起來當那太陽光突然穿過了新被閃耀的雨點打濕着的
細密的樹枝底濃密的網而透着斑點交橫的光。沒有一隻鳥可以聽得，統
統都藏匿着了而靜默着，除了有時候叫出那嘲笑的山雀底金質的，鐘樣的
聲音。在留滯在這個赤楊林中前，我曾帶了我的狗穿越過一個高大的白
楊底樹林。我承認我很不怎麼樣歡喜那種樹，白楊，生着那紫香花的蒼
白色的樹身，灰青色金屬樣的樹葉子，那盡其所能高的拋投，而搖曳空
中像一把顛搖的扇子般的舒捲；我不關心牠的圓面懶散的樹葉底永遠
的蕭瑟，怪難看地吊掛在長的枝幹上。那祇在什麼夏天的晚上的時候好
看，當從矮的灌木中獨枝升起，牠迎受着那落日的殷紅的光，而閃亮着，
顛慄着，從根到樹頂全溶在一個不斷的黃色的煊照中，或者當，在一個
明淨的起風的天，那是全身起着波紋，而沙沙作響，而向着蔚藍的天空
低語，每一顆葉好像是，懷着一種辭枝的渴望，飛脫了，高飛到遠方去。
但，照常例我不關心那樹，所以不在白楊林中停下休息，我逕向着赤楊
林來，在一顆樹下蜷坐了下，這樹的莖枝低低的垂落得幾乎遇到地面，
正好足夠可以替我遮蔽了那秋雨，在我稍稍羨慕那四週的景象以後，我
睡落在祇有打獵的人才知道的那種甜蜜無憂的小眼裏。

我不能說我是睡了多久，但當我張開眼來，所有的樹林的深處已是
充滿了陽光，四方面穿過那快樂地沙沙作響着的嫩葉有深藍的長天底
顯現，好像是閃現，雲是消失了，被狂風吹捲了；那天氣變成了晴朗，而
有那種在空中異樣的乾燥的清爽底感覺，那感覺在人的心裏，是充滿了

一種勇敢的意識，是差不多老是一種在一天雨後接着是靜悄光明的黃昏的一定的表記。我是剛要站起身來，再想試試我的運氣，當突然我的眼睛落在一個寂然不動的人的身影上。我仔細地望；那是一個年輕的農家姑娘。她是坐在離我二十步遠，她的頭在深思中低着，她的手躺在她的膝上；一隻手，一半開着，握着一大束野花，野花我每一呼吸在她的條紋的裙上輕柔地抖動。她的清潔的白的外衣，一直扣到喉頸腰邊，裹着她的身軀，起着短的溫軟的皺紋；二排大的黃的珠子從她的頸上直垂到她的胸前。她是極秀美，她的濃厚的美髮，一種可愛的，差不多灰白的顏色，二邊分成二個細心地梳了的半圓形髮辮，那狹的深紅的髮結之下，那髮結幾乎戴到了她的前額，像象牙一樣的白，她的臉龐的其餘部分是輕輕地曬成那種金黃的顏色，那顏色祇是一種嬌嫩的皮膚才會變成的。我不能看見她的眼睛——她不舉起牠們來；但我看見了她的纖細高軒的眉毛，她的長的眼睫；牠們是濕的，在她一邊的臉頰上，太陽的光中間耀着乾得很快的淚痕，那淚痕一直垂到她的似很蒼白的唇邊。她的小小的頭完全是極嬌美可愛；就是她那似乎很厚的偏鼻也不毀壞了她。我尤其感動着她臉上的表情；那是這樣的簡單而又這樣的溫柔，這樣的淒涼而又這樣的充滿了對牠自己的淒涼的孩子樣的驚奇。她是顯然在等待着什麼人；有什麼東西在樹林裏起着一聲歡幽的裂聲；她立刻抬起她的頭來，四面張望；在稀疏的樹蔭裏，我迅速的瞥見了她的眼睛，大而明澈，像一隻小鹿樣的畏怯。可有一會時，她傾聽着，不移動她的睜得大大的眼睛從那輕幽的聲音所來的所在；她嘆氣，慢慢地轉過她的頭來，更傾得低些，而開始整理她的花。她的眼皮轉紅了，她的嘴唇微微地抽搐，一顆新的眼淚從她濃密的睫毛下滾出，晶亮他閃閃的停留在她的頰上，似乎很久的時候這樣子的過去；那可憐的姑娘不動一動她身體，除了時

或她的手底絕望的擺動——而她一直傾聽着，傾聽着……在林中又有一聲裂聲：她跳起。那響聲不停息，漸更變了清楚，而更近的響來；到後來人能聽得速急堅實的步聲。她挺直了身，而好像吃驚了；她的緊切的凝視是全顛慄着，全因切望而紅熱着。經過濃密的樹林很快地出現了一個人的身影。她凝望着他，突然臉兒暈紅了，發着一種洋溢的幸福的微笑，想要站起，而立刻又向後沉了下去，臉轉了白色，而混亂了，祇敢起她的顛慄着的差不多哀求的眼睛向那近來的人看，當那個人靜靜的站在她的傍邊。

我從我的埋藏處懷着好奇心望他。我承認他不給了我一個快樂的印象。他是，從外表批評起來，是什麼有錢的年輕紳士底飽食暖衣的僕人。他的服飾洩露着對於時尚的學效而時髦的懶散不整，他穿了件一種紫銅色的微短的外衣，無疑的是從他的主人的衣服改來的，直扣到頂頭，一件淺紅的領飾，垂着丁香的花結，一頂黑的蓋着一根金絲帶的天鵝絨的帽子，一直拉到了他的眉邊。他的白汗衫底圓領慘酷地撐起他的兩隻耳朵，刺着他的面頰，他的槩硬的袖口擋沒了他整個的手直掩到他的紅而彎曲的手指，手指上戴着金的銀的戒子，鑲着藍寶的毋忘花。他的紅的，鮮健的懶慢的樣子的臉容是屬於那一類的臉的，那種臉，從我觀察來，是差不多老是對於男子是憎惡的，而不幸常時對於女子是誘愛的。他是顯然想要給他的粗俗的姿容現着一種輕薄的討厭的神情，他是不斷地迷起他的乳白的灰眼來——什麼時候都已小得可以了；他作着怒色，垂落了他的嘴角，假作要打欠，用着隨意的，雖然不完全是自然的淡漠，推後了他的時式的鬆曲的紅髮，或者捻着生在他厚厚的上唇上的黃毛——實在他給他自己種令人不可忍受的神氣。他一看見了那年輕的農家姑娘在等着他；他就開始他的怪樣，慢慢地，用着一種昂然的

步，他走上她身邊，站了一下時聳聳他的肩，雙手插在他的外衣袋裏，僅垂顧那可憐的姑娘以一種匆促的冷漠的一瞥，他躺落在地上。

「好，」他開始說，仍睜視着別處，搖擺他的腿而打着呵欠，「你在這裏等了很久了吧？」

那姑娘一時回答不出。

「是的，很長遠了，維克多，阿歷山特烈許，」她末了說，一種不能聽得的聲音。

「噫！」他脫去了他的帽子，莊威地順着他的手摸過他的濃厚的硬直的鬚髮，那髮幾乎是生到了他的眉毛上了，威嚴的樣子望着他的四週，他又隨意地把帽重戴上了他的寶貴的頭。我幾乎把這件事就忘記了。而且，天下着雨。（他又打呵欠了。）很多的事要做；沒有一個人關心着一點的事；他老是罵人。我們明天就動身了……。

「明天」那姑娘出聲說。她緊緊把她的吃驚的眼釘望他。

「是的，明天……好，好，好，請你。」他加說一種煩惱的口調，看着她低倒了頭全身輕柔地發顫：「請你，阿庫梨娜，不要哭。你知道，我受不得哭。（提他皺起了他的扁鼻。）否則我立刻就走……好蓋——啾哭！」

「好，我不哭，我不哭！」阿庫梨娜喊說，急忙用力咽下了她的眼淚。「你明天就要走嗎？」他加說，在一個短暫的沉默之後：「什麼時候上帝會許我們再見面呢，維克多亞歷山特烈許。」

「我們終會見面，我們終會見面，要不是明年——那就後年。主人要在彼得堡做官，我猜想，他說下去，用着隨意的曲尊的神氣從鼻子裏哼着他的話：或許我還要到外國去。」

「你會忘記我 維克多，亞歷山特烈許，」阿庫梨娜哀傷地說。

「不，為什麼要忘記，我不會忘記你；祇是你要懂得事，不要是傻子。」

聽從你的父親……而我不會忘記你——不——不。」(而他又滿意地伸欠打呵。)

「不要忘記我，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她在一種哀求的聲調中說下去，我想沒有人能像我那樣的愛你的。我已給了你一切了……你對我說去聽從我的父親，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但我怎能聽從我的父親……」

「爲什麼不？」(他發着這些話，兀好像從他的胃裏，用手墊在頭的後面仰躺着身。)

「但我怎麼能夠，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你自己知道……」

她突然不說了。維克都玩弄着他的鋼鍛鍊。

「你不是個傻子，阿庫梨娜，」他最後說「所以不要說沒意思的話。我爲你的好——你懂得我？當然，你不是個傻子——說來也不完全祇是鄉裏人；而你的母親也不常是個農婦。可是仍是你沒有教育——所以你應該照人家吩咐你的來做。」

「但那是可怕的，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

「啊——啊！那瞎說，我的親愛的；去怕起來那倒是件奇怪事！你那兒拿着的是什麼？」他加說，更向她移近些：「花？」

「是的，」阿庫梨娜頹喪地相答。「那是些我剛採了的tansy，」她說下去，稍快活了些；「那是給小牛吃的。而這是金銀草——壓邪的。看，怎樣的一枝鮮豔的花，我先前從不會看見過這樣的一朵可愛的。這些是毋忘花，而那是Mother dacling……而這些是我採來給你的，」她加說，從一束黃的 tansy 下拿出一小束藍的 Cornflower，用一根草底細葉束着。「你歡喜牠們嗎？」

維克都無力地伸出了他的手拿了花，隨意地嗅着牠們，而開始在他

手指中轉旋，向天望着。阿庫梨娜注意地看着他……在她的哀愁的眼裏有這樣的溫柔的虔誠，膜拜般的順服和愛。她是怕他，而不敢哭出來，未一次的在和他作別的仰慕着他，當他一邊躺着，像土耳其皇的假臥着，用着大量的忍耐和曲尊忍受着她的膜拜。我一定要承認，我憤恨地睜望着他的紅臉，在那臉亦隱在輕嘲的冷漠底飾虛之下，一個人能夠窺見虛榮心是撫慰了而滿足了。阿庫梨娜在這時候是這樣的溫柔她整個的靈魂是在他面前忠心地熱情地赤裸裸的躺着，充滿着渴望的撫愛的溫柔，當他……垂落那 Cornflower 在草地上，從他的外衣底邊袋裏拉出一副鑲着一個銅邊的圓的顯微鏡，開始貼掩在他的眼睛上；但無論怎樣他想要用他的蹙着的眉毛，他的皺起的兩頰，和鼻子把牠架住那望遠鏡終不住要滑跌下來，落在他的手裏。

「那是什麼？」阿庫梨娜最後驚奇着問。

「一副顯微鏡，」他帶着尊嚴回答。

「做什麼用的？」

「呀，看得清楚些。」

「給我看。」

維克都作着不豫的顏色，但把顯微鏡給了她。

「不要打碎了；當心。」

「不要怕，我不會打碎的。（她擺上她的眼睛）我一點也看不見什麼，」她天真地說。

「但你得閉着你的眼睛，」他用一個不悅的教師底口調答斥。（她把放在顯微鏡的前面的眼睛閉着。）

「不是那一隻，不是那一隻，你齒子！還有那一隻！」維克都喊說，而他拿去了他的顯微鏡，沒有讓她改正了她的錯誤。

阿庫梨娜微微暈紅，發着一聲輕弱的笑，於是轉過了身向着別處去。

「那很清楚那不是爲像我們這樣的人的，」她說。

「我倒不這麼想當真！」

那可憐的姑娘是靜默着，發了一聲深嘆。

「哀，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沒有了你那我會怎麼過呢！」她突然地說。

維克都在他的外衣底褶紋上擦着顯微鏡，放回了他的袋裏。

「是的，是的，」他末了說，「起初那會對你難過，當然。」（她卑恭地拍着她的肩；她輕柔地從她肩上拿了他的手，怯怯地吻牠。）好，好，你是好孩子，當然，」他說下去，帶着滿意的一笑；「但那有什麼法子呢？你爲你自己能看得清楚！我和主人永不能在這裏住下去；現在不久就是冬天，而在鄉裏的冬天——你自己知道——是簡直教人討厭。在彼得堡那幾乎是大不相同！在那裏簡直有着像你樣的蠢姑娘在你的夢裏永也夢想不到的稀奇的東西哩！這樣的馬和街，社會和文化——簡直是不可思議！……（阿庫梨娜用着虔誠的注意聽着，她的唇半張着，像一個孩子。）但有什麼用？」他加說，在地上翻了過身，「我來對你說所有這些的東西。自然你不能懂得。」

「爲什麼不懂，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我懂得，無論什麼東西。」

「我的乖乖，這是怎麼的一個女孩子！」

阿庫梨娜低下了眼。

「你往常有一時是不像那樣子對我說話的，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她說，不做起她的眼來。

「有一時？……有一時！……我的天呀！」他申說，好像發了怒。

他們倆個都沉默。

「那是我走的時候了，」維克都說，他早已支着時，撐起着身子。

「再等一些罷，」阿庫梨娜用一種哀求的聲音懇求他。

「等什麼？……什麼，我已對你說了再會了。」

「等一些，」阿庫梨娜重說。

維克都重又躺下，開始吹噓。阿庫梨娜從沒把她的眼睛打他的身上移開過。我能够看見她是漸漸被情緒制服了；她的唇抽榻，她的蒼白的臉頰輕淺地暈紅。

「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她末了開始是一種碎心的聲音說，「你是太不好了……你是太不好了，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當真你是！」

「什麼太不好？」他皺着眉問，他微微舉起他的頭來，轉向着她。

「那是太不好，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你至少也應得對我說一句溫柔的話，在臨別的時候；你也應得要對我，一個可憐無告的孤另的人，說一句短短的話……」

「但我來對你說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你是最知道那點的，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這兒你是就要走了，而一句短短的話……我做了什麼而你應得那樣待我？」

「你是這麼一個怪東西！我能怎樣呢？」

「至少要一句話。」

「好，她纏個不清，他帶着煩擾的批評，他扒起身來。

「不要發氣，維克都亞歷山特烈許，」她急忙地說，艱力地抑住了她的眼淚。

「我不發氣，祇是你發氣……你要些什麼？你知道我不能娶你 我能嗎？我不能，我能嗎？那他要我些什麼，唉？（他把他的臉衝向前來好像預

候着一個回答，展開了他的手指。)

「我一點也不要什麼……一點也不要什麼，」她顫聲地回答。她膽敢伸出她顫慄的手給他；但祇要一句臨別的話。

而她的淚像一條急流般的簌簌掛下。

「好，那意思她是簡直要哭起來了，」維克都冷冷地說，把他的帽子推下到他的眼睛上。

「我一點也不要什麼，」她說下去，嗚咽着，用她的手遮了她的臉；「但在家裏頭在我的前面有着什麼？在我的前面有着什麼？我要遇到些什麼？我會要是怎樣的結果，我可憐的不幸人？他們要把我嫁給一個可恨的……可憐的棄了的人……可憐的我！」

「唱着去罷，唱着去罷，」維克都低聲的喃喃的說，焦躁不安的當他站着。

「而他許應該說一句話，一句話……他應得說『阿庫梨娜……我……』」

突然碎心的嗚咽阻止她說完了；她把她的臉伏在草裏，悽苦地，悽苦地她哭……她整個的身體抽搐地震動，她的頸十分地起伏……她的久抑止了的憂傷到末了一發不可制的急流般的猝發。維克都站着俯看着她，立了一下時，聳聳他的肩，轉了身，大踏步的去了。

不多時過去了……她變得安靜多了，她舉起她的頭，跳起身來，四面張望，而絞着她的手；她想要去追他，但她的腿在她的下面軟落了一——她跪落在她膝的上……我制不住要衝上她身邊去；但差不多在她有時候望着我之前，她用了一種超人的力量她一聲輕弱的尖叫立起身來，在樹後面消失了，遺留下她的花兒散亂在地上。

我站了一分鐘，拾起那束 Cornflower，走出了林子到那寬曠的田野去，太陽已在灰白澄澈的天空低低的沉下了，牠的光線也好像已變得

灰白而寒冷；牠們不閃耀；牠們散投着一種碎續的水樣的光。那時候是在夕陽西墮的半點鐘內，但還不見有一抹的黃昏底霞紅。一陣狂風經過那焦黃而焦枯的去根的稻田；掃着來迎我的，捲縮的葉子，在風前疾狂吹捲，飛過着路邊，飛落在矮林底樹邊；那矮林底林邊頭迎向着田野像一垛牆，全都搖擺着，而照映着那微小的光，清楚，但不火紅；在微紅的植物上，草底葉片上，四方的稻草上，是閃耀着動搖着不可數的秋天的蛛網底絲。我站住了……我覺得心頭淒涼：在消失的自然底明亮而寒冷的微笑下，將來的冬天底慘淡的恐懼好像偷襲着我。高高在頭上飛着一隻小心的烏鴉，沉重地尖地用的翅膀割裂着空氣；他轉側着頭，斜望着我，拍飛他的翅膀而猝然地啞啞，在林後消失了。一大羣的鴿子從一處打穀的平台上游戲地飛起，突然成了圓柱形迴旋飛舞，忙忙地向四野飛散去。確是秋天的氣象了！有什麼人趕着車經過深青的山邊而來，他的室洞的車子轟轟地響……

我轉步家去；但那是很久的時候而後那可憐的阿庫梨娜的影子在我心頭消淡，而她的 Cornflower，久以來就早枯萎了，仍在我的保管之中。

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譯

幸福的幽谷

德國蘇德曼作
席滌塵譯

第二幕

校長的住室和書室。

在後台左方一扇門通飯堂；在右方一扇玻璃門通涼台；在二者之間一座中國式的私室。在左面一門通廚房，伙食間，並其他的所在；更向前面是一張沙發，並放着桌子和安樂椅子。在右面一扇窗；近窗口書架子，上面置着席勒和哥德的石膏半身像。在牆上掛着一幅卑士麥的照和蠶虫和蝴蝶的收集品，一隻梵啞鈴，一張弦弓，蜂房的模型，和一座有垂擺的鐘等等。一張書桌，對牠成了直角，放着一張四仙桌，上面堆着書卷，練習簿。前面是一把圈手椅。中等階級的陳設，用了僅少的錢，而極力佈置出給人種高尚雅緻的印象。

伊梨莎白和海梨納忙着在剝豆，身上掛着亞麻布的飯單，前面盪着小小的編結。佩丁娜在傍看着。

佩丁娜 你也沒有一件飯單一張盆子給我嗎，梨斯勃斯？我不歡喜站在旁邊看着，當你在做着事。

伊犁莎白 讓這樣罷，佩丁娜，愛人呀，你是不慣做的。

佩丁娜 有一時是你也不慣做的。

伊犁莎白 啊噓，我！

佩丁娜 當然的，你是不得不做。

海梨納 不，佩丁娜嬌嬌，她不是不得不做——你是嗎，媽媽？因為，你看，羅莎和我，我們也能够一樣快的把事情都做好了的……我不是，像人家許要以爲我的，這麼一個十分沒法幫一手的孩子……我自己能够縫那粗糙的東西，我也能够燙——也能餵鵝餵鴨，——

佩丁娜 實在你能够的，琳馨。

海梨納 我相信我竟能趕了輛車子到鄉下去呢。

伊犁莎白 罷，那還是不去試的好，琳馨。

海梨納 而且，我們也沒有車子。

佩丁娜 但你歡喜要一輛嗎？

海梨納 我自己是不要，佩丁娜嬌嬌；祇要給媽媽。

佩丁娜 那是這樣，伊犁莎白；你拿了根韮繩在你手裏，那時候是——

(伊犁莎白按一指在她唇上)

佩丁娜 是的，我所要說的是，當我去拜客，你也歡喜讓我帶了琳馨一起去嗎？

海梨納 我？

佩丁娜 縣長的夫人祇不過新近還說起，她希望我幾時會帶了孩子去。

伊犁莎白 呀，那縣長夫人認識我……爲什麼她不對我這樣說的呢？

佩丁娜 (困惑)。你和你的丈夫是從不去拜望，我看。

伊犁莎白 拜望縣長的家？當然，那會是冒昧僭越了。

佩丁娜 無論怎樣，祇讓我領了她一起去。誰又知道那或不會有好的結

果。

伊梨莎白 是的，你是對的。去罷，穿了好衣服，琳簪。

海梨納 我一定去嗎，媽媽，親愛的？

伊梨莎白 是的，我的孩子。爸爸會要謝謝你呢。

海梨納 噢——那末，我願去。(出)

佩丁娜 可憐的梨斯勃斯！

伊梨莎白 可憐的梨斯勃斯？……每個人都可憐我！每一個人的行動都好像他有什麼對我——我不知道是什麼——種種對不起得求我的原諒。呀，我自己選定了我的命運……我不去祈求什麼更好的……呀，我這樣的過活我是最快樂不過。

佩丁娜 自然，一個人會這樣說的。

伊梨莎白 好天爺呀，一個人一定得犧牲許多東西。呀，我們青春的美夢，講到那樁事，不是確切地爲了實現的目的而存在的。誰敢對自己這樣說，「我有享幸福的權利」？……當一個人求到了些祇不過是日常的要求，那已有一——已經——許多——

(靜聽)

佩丁娜 什麼事，我愛？

伊梨莎白 沒什麼。我好像聽得你的丈夫。

佩丁娜 啊，我們今天不會多見他的面的……對他那老是一隻馬竟比一個女子要先——尤其比他自己的女人要先。

伊梨莎白 噯，看罷——那聽來是怎樣的怨嘆呀——且從你的口裏——她現在已有了這個人，大家所追逐的人！——我要打賭倘如有人來問你在你的良心上——

佩丁娜 啊噯，我！呀，我是完全不關緊要的……好天爺呀，呀，我祇是

睡。

伊梨莎白 (驚起)那是什麼意思,孩子?

佩丁娜 你聽得的,你聽得嗎?——「當她不睡覺,她是不舒服;——當她不睡覺,她是不快樂」——這樣子不知說上了幾千百遍——一天又一天。

伊梨莎白 但是他不是那樣的意。佩丁娜!你一定常要有什麼東西給他揶揄——確是的,我們知道那一層的。

佩丁娜 確是得很,他一定常要揶揄什麼人……但是這是有些不同的。對於我,那老是在那後面藏有惡意的——啊噓,一個人也慣了——就是牠也不能再傷人的心了……倘如祇要我沒有那感念呀:你不是他的佳偶呀……不,我配合不上他——在毅力也不——在智力也不……你知道,親愛的,誰會是他的佳偶呢?

伊梨莎白 那末是——

佩丁娜 你!

伊梨莎白 (驚起)。這是講什麼樣的說笑話呀,佩丁娜?

佩丁娜 (笑了)。現在我能够說了。在那些日子,當你和我們一起在那莊屋裏,你們二個人一點鐘一點鐘的討論過去,在太陽底下討論着無論什麼東西直到你們的頭曬得灼熱了,時常我一個人獨自默想:「那或許要怎樣多久呢,然後我要受到這樣的話:佩丁娜,滾出去!」

伊梨莎白 什麼!你忍許我留在你家裏,而你私下存着我幾時會要攆了你出去的念頭嗎?

佩丁娜 不是要攆——不,不——但那會自然而然的發生的……我不相信我竟會能和你發怒……因為在那時候我的孩子還不曾生養……而我的遺產是保管着……在世界沒有一個人我嫉妒他是更少嫉

妒你的，親愛的。

伊犁莎白 你知道，佩丁娜，你在教我痛苦。

佩丁娜 不要發怒，梨珊馨。我祇對你訴我的心曲，那就是了……現在看罷，呀，所有那些人，他有的……是否是他和她們逗弄，或者是她們和他逗弄，那于我完全是一樣的！……我已慣常了……於是無論什麼時候她們這麼渴慕地緊緊望着一個角落——像你現在這般做的——

伊犁莎白（驚起）。我在做什麼呀？

佩丁娜（笑了）。尤其是，那末，無論什麼時候他們這樣的驚跳起來，竟像你現在這般的——

伊犁莎白 你說那裏話的意思是——？

佩丁娜 但是梨珊馨——羞恥呀！看罷，否則是我眼睛不信任什麼人的……祇是你我是老是絕對的確定的。噫，太陽能會從天心更早的落了下來——我知道你能够會走上了我的身邊，說：「我愛他，我是比你強——給我你的地位。」……是的，你能够會那樣做了的。

伊犁莎白 你是這樣想嗎？

佩丁娜 但是在我的背後——在我自己的屋子裏——嗚——不，你——從沒！

伊犁莎白（擁抱她）。那意思你是對的。上帝知道那意思你是對的。

佩丁娜 這樣，你看，現在我祇生活在他的一旁。啊，相信我，我愛他祇有一個女孩子那般的愛他。我能够會獻給他我的最後的一口氣——但他太常時對我說了：「去——睡——睡吧」……所以柔情當真一個一個的睡去了……許多的次數我差不多懷疑究竟我也仍不仍在愛我的孩子。

伊犁莎白 佩丁娜，這是無限的悲傷，所有你所說的。

佩丁娜 爲什麼悲傷？——那不再使我憂傷了……日子久了，人是這樣變的……但我很對不起他。他能够會在他的屋子裏有許多的歡樂的，倘如他稍出苦心和我相安……現在他一定在追逐所有這些陌生的女子。她們或者仍是配不上他，就是配得上了——于的她們被他弄得不快樂——而來做了這麼一個啞默無聲的傍觀者，傍觀所有這些——

伊犁莎白 住口！

佩丁娜 什麼事？

伊犁莎白 那「是」他。(停頓)——(叩門)進來！

(洛克尼次進來。)

洛克尼次 早安，尊貴的太太！——噢，在談到了我？——因爲你們好像這麼的困惑——早安，伊犁莎白弗牢！

伊犁莎白 (伸她的手)。我們讓你一早就走出去了，沒吃一些溫暖的東西，我親愛的洛克尼次。非常抱歉呢。

洛克尼次 但是，我親愛的女主人，那祇是四點半鐘。找着了機偷扒下樓來，好像一個成功的愛人。……無論怎樣，爲那樣的出意的事我老是在身上帶了一瓶上等的白蘭地。

伊犁莎白 但是或許現在你要——？

洛克尼次 謝謝，我的甜蜜的入兒，謝謝，謝謝！……我今天和四個馬夫一同吃了早餐……那是大人物，我能實對你說——好，那給了我個機會去做了個愚笨的傢伙——詛咒倘如那不是！……你相信罷，我化了二百個錢勒買了那隻身體偏重的栗色馬——那就是你那種自以爲能幹的男人！是的，是的，伊犁莎白——買馬的生涯，那兒還有

人一點有用的所在——和愛完全相反——那兒他是一點也不中用。

佩丁娜 那是事實。

洛克尼次 (笑了)。唔，哈——哈！在這樣的時候就是你也又醒來了，……嚇，但是我來做什麼的呀？……啊，自然——憑證。你們，你們看見了那本笑着譜的記事冊嗎？——那一定放在那鏡子的前面——

佩丁娜 倘你願意，我去找去。

(想要起身。)

洛克尼次 (瞥着伊犁莎白一眼)。啊，是的，真這麼好。

伊犁莎白 啊，不，不，不！

(匆促地走出。)

洛克尼次 那好像，真的，差不多好似她——「暫時吹噓踱步。」好，她可美麗？

佩丁娜 (微笑)。你問她可是美麗！

洛克尼次 她現在的舉止終好像有些拘束……時常她好似一個曼度娜，時常在她裏面終藏着像一個祭神尼樣的什麼。是不是有——嚇？

佩丁娜 一個祭神尼？——怎麼會得這樣？

洛克尼次 啊，好，那末，那不是……她會告訴你些她事業中的一個就要來的變動嗎？

佩丁娜 一個變動？

洛克尼次 好，那也不要問我，懂得？——說呀！

佩丁娜 什麼，阿爾弗萊特？

洛克尼次 沒什麼，沒什麼，沒什麼……是的，你等下就要出去嗎？

佩丁娜 是的，我就要出去訪客去。

洛克尼次 啊自然！去訪客罷！那對的——要我去叫車子嗎？

佩丁娜 啊，不要，那祇一些些路。

洛克尼次 但是你是隨口說得出得這樣——妒忌？

佩丁娜 我？妒忌誰？

梨克尼次 (閃眼，以手示誓。)噯！

佩丁娜 你不應該爲你自己害羞嗎，阿爾弗萊特。

洛克尼次 好，我爲我自己害羞——卻說我碰見了我們的新近的朋友的翰漢，

佩丁娜 (喜歡)老約翰漢？他怎樣？呀啲！

洛克尼次 好——出色——絕對的體面！——一隻白關地鼻子，一個乞丐。

佩丁娜 一個乞丐——你是這麼的那樣說嗎？

洛克尼次 上帝，孩子，呀，什麼東西都已佈置定當了。明後天他要搬到費次林根去——在那裏我先要矯正他的豪飲，而你于是能把他塞個他死。

佩丁娜 (抹她的眼。)恕我，阿爾弗萊特；啊噓，你是這麼的好。

(伊梨莎白重又進來，手裏拿着袖珍冊。)

伊梨莎白 那是了，那是不是？

洛克尼次 我最親愛的朋友，我的靈魂掙扎着我表示感激的適當的話——但找不到話。

伊梨莎白 哭了，佩丁那？(責備。)洛克尼次！

佩丁娜 (趕緊說。)你錯了，梨珊替。

洛克尼次 她祇不過稍爲感動罷了，因爲我是這麼寬量——那是，你知

道，我的特長。往後有什麼事情介紹我罷，當我是個做好事的人，人的朋友，苦憐的人的救助的人，隨你歡喜怎樣說——祇要那一定不要化費什麼，

佩丁娜 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他！

洛克尼次（數那證書。）一，二，三，四——第四——那是一隻壞透的畜生。請到他倘如我能够有一次——啊噓，他是得了，你看，隱病的跛足。你知道那是什麼？——我們也有那種病——當我們的精神開始鬆懈了——當沒有一種感情，那真再敢吐了出來——當那——（着重）——你知說那隱病的跛足是什麼？

伊犁莎白 我親愛的洛克尼次，實在你的人生哲學幾乎太完全從馬市上借用了來所以教我們不能跟從你的意思了。

洛克尼次 你要來激惹我？

（伊犁莎白搖着頭，含着嚴肅的一笑。）

洛克尼次 我親愛的太太，我從這裏面猜得你確切地知道我是你的怎樣一種的朋友——我謝你——佩丁娜，你什麼時候才去訪客？

佩丁娜 我想十一點鐘——我能够——

洛克尼次 好！——再會，我的極親愛的太太！

伊犁莎白 我們在十二點用中餐，我的親愛的洛克尼次。

洛克尼次（冷然有禮。）你會見得我竟要早一些到場呢！「躬身致禮，向着門走去。回復到他先前的氣度」。早安，貴重的太太們！

（出）

佩丁娜 當真，那是你的不是，伊犁莎白。

伊犁莎白 是的，請恕我；你們是我的客人；請恕我，親愛的。

佩丁娜 那不是關於那樁事——確實不是的！——但倘如你知道，怎麼

常常——他想念你而怎麼他——

伊犁莎白 不要說，我求你，不要說！

佩丁娜 好——隨你的意罷。啊，我要問你什麼東西呀。那末，遇到了什麼事了！實實在在？——我不再重說——你和你的丈夫——前途另有好的位置——或者你的丈夫是竟要——

伊犁莎白 我的丈夫——什麼？

佩丁娜 我想你是知道的。我是本想，你看，不來提起。請，請，也不要問罷。

伊犁莎白 好，在這裏什麼正在進行着呀？在我的背後發生了事情，那事情我——

佩丁娜 或者他們不要驚動你。

伊犁莎白 我不是孩子。我不須驚動。

佩丁娜 那末你的丈夫可有——

伊犁莎白 他沒有——沒有——是的，這早晨他像隱隱提到說是——倘如有什麼更好的來了，什麼——那一定是準備着說什麼。恕我，佩丁娜；究竟，這對於你能有甚麼關緊呢？……我是完全——（緊捧她的手貼到她的臉）——啊，我要我的安寧！那是我的安寧我要呀！

（海梨納現身，在她後面的門路邊，羅莎端着一個咖啡盤。）

海梨納 鈴一下子就要打了，媽媽。羅莎能把早飯拿來嗎？

伊犁莎白 羅莎能把早飯拿來。

海梨納 （急跑到身邊。）媽媽，親愛的，媽媽，親愛的！

伊犁莎白 什麼事，孩子？

海梨納 我還不是在這裏陪伴着你的好嗎？

伊犁莎白 （起身。）爲上帝的緣故，去罷，寶貝！

(校鈴響了。人立刻聽得一陣小孩子的轟鬧聲，那在下面的場子中繼續着直等那鈴第二次的搖着。)

伊梨莎白 (走上桌子邊，桌子是放着盤和麵包，牛油，火腿，一罐鮮牛奶。)你也不吃一口嗎，佩丁娜？

佩丁娜 不，謝謝——祇一杯真的冷牛乳就夠了，倘如你要我吃一些的話，勞了你。

海梨納 (在窗口傾聽着，臉轉向着聽她說話的人。)祇要聽，佩丁娜嬌嬌，怎樣那小孩子們又在吵着玩了。噯，女孩子是安靜得多呢。有一個孩子叫裘許克，他什麼人都打——但是到聖米加勒節他是就要到高等學校裏去了；那事情才能再安靜下來。(喜得哭了)啊，那是鄧傑爾，——佩丁娜嬌嬌，你聽得鄧傑爾海爾嗎？

佩丁娜 沒，我的孩子。

海梨納 媽媽，但你聽得鄧傑爾海爾嗎，你聽得嗎？

伊梨莎白 琳馨，我們的耳朵不是這樣的尖呢。

海梨納 那是不是有趣！

(哀彌爾和佛列支湧跑進來。)

哀彌兒 (把右足曳後鞠着躬。)平安。

佛列支 (同樣。)平安。

(佩丁娜向他們頷首。)

哀彌兒 快拿早飯來。

佛列支 啊，是的，快拿早飯來，真快拿些來。

伊梨莎白 但先去親親佩丁娜嬌嬌的手，問她在我們家裏可睡得好。

哀彌兒 (吻佩丁娜的手。)佩丁娜嬌嬌，你在我們家裏可睡得好？

佩丁娜 (摩他的頭。)多謝，我的小小的孩兒。

哀彌兒 (緊即旋過身來)。拿早飯來!

佛列支 佩丁娜嬌嬌,你在——

佩丁娜 (笑了)。謝謝,謝謝,謝謝!我睡得很好。

佛列支 媽媽,快,快捎些拿來呀!我們得要在打那裘許克呢。他太沒有禮性。

海梨納 但你不能是他的對手呢。

佛列支 呸——嚇!

哀彌兒 (同時)我們確好是他的對手。

海梨納 他除了鄧傑爾海爾什麼人也不在心上呢。

哀彌兒 啊,你,永遠終是你的鍾愛的鄧傑爾海爾。

伊梨莎白 (以手示警)。喲,小孩子們!

(佛列支和哀彌兒,拿了他們塗了牛油的麵包,一聲不響地溜過維特孟的身邊當他進來。)

維特孟 早上好!(伸手給佩丁娜)。嘎,你怎麼樣,親愛的洛克尼次太太,對於所有這些聲音也鬧吧?

佩丁娜 那教我無上歡快地回到我自己學生的時候去了,我的好校長海爾。

維特孟 那正是非常的喧鬧,是不是?——那種事我永世也不會——(瞥着伊梨莎白一眼,急改正自己)——那是,倘如一個人,當真,沒有一種較高的什麼的志望——(當外邊的聲音突然變得更高)。嘎,那太弄得不成樣了,他們今天又有什麼花樣?

海梨納 他們在打那裘許克孩子呢,爸爸。

維特孟 那末,鄧傑爾海爾是在做什麼呀?

海梨納 (極熱誠地)。但是鄧傑爾海爾有時候至少也得有一秒鐘的歌

歇力的時候呢，爸爸。你絕對不能希望他，說是他——

維特孟（喊到庭心裏）。外邊靜些！

（鬧聲突然消歇到一種低聲的營營，直等到鈴響，於是又微微高起來，一時就完全停止。）

佩丁娜（輕柔地）。你現在要和他談談嗎？（伊梨莎點點頭）。

佩丁娜 來吧，琳璧，讓我們預備走罷。

海梨納 祇請想想，爸爸，佩丁娜嬌嬌要帶我一起到縣長的家去呢。

維特孟（驚起，狐疑）。噢，噢，親愛的洛克尼次太太，那是不，究竟——

佩丁娜 由我來擔當完全的責任好了，再會，我親愛的校長。

維特孟 再會，洛克尼次弗牢。

（佩丁娜和海梨納出）。

維特孟 喲，噢——你縣視學那裏，伊梨莎白，把今晚請客的帖子送去
了嗎？

伊梨莎白 啊，是的——他們要來的。

維特孟 你有些什麼獻客呢？

伊梨莎白 有一條小牛的腿和新嫩的豆呢。而且，我今天不曾把梨子送
到市上去。

維特孟 那好，那才好。還有尾道的點心和調味酒呢？——好，我們也得
想想。當還有些葡萄酒在手頭——洛克尼次來過嗎？

伊梨莎白 他剛才在這裏——但即刻就又走了的。

維特孟 這樣！喲！——情形怎樣，那末馬市場上？

伊梨莎白 不錯，我想。

維特孟 啊，耕種才是不錯的事！（試要走了）。好——

伊梨莎白 你也還有一刻的時候給我的嗎？

維特孟 祇是鈴立刻就要搖了，伊梨莎白。

伊梨莎白 不要緊，——喬治，——爽直的說出來，你背藏着我什麼事呢？

維特孟（混亂）。許我，伊梨莎白，怎麼——

伊梨莎白 喬治，看罷，我不應受到這種對待。我們結合了手分担一切……你會見我歡樂見我憂勞——見我常在你的一邊！……喬治！

維特孟 恕我，伊梨莎白——我不要來傷你的心。每樣事情都是這樣——我會解釋所有這些事的——我會。看罷，親愛的，——我曾經不能安分守着我這裏的運命，那是你一向就早已一定見到的情景。

伊梨莎白 直等到今天的清早——沒曾見到。

維特孟 但祇要停着想想！我怎麼時常說，我的生命是錯配了。——我的——我的——

伊梨莎白 啊，說是你不曾通過高等學校教員的試驗——呀，那是沒法好想的。

維特孟 看罷，你就把這來責怪我了。

伊梨莎白 這麼許多的人已來責怪你了，那會是殘忍是倘如我也來怪你。

維特孟 就是你隱瞞過了我罷——由于機靈，由于憐惜——我不知道由于什麼！——仍是，在你的心中你是有着萬分的輕視的心——呀，那祇無法挽回的……為這樣的一個生存！依賴着每一個姦貨圖生存！我老是追求着自由——但這樣子！

伊梨莎白 但是想想罷，喬治，——就是你在別種的位置上呀，也一樣是依賴着人的——就是在一個高等學校裏。而且在那裏，實在，更要利害呢——那就是你職業的不得不這樣的地方。

維特孟 好一個清高的職業——掘着砒坑——那會要是好些——信我的話！

伊犁莎白 喬治，親愛的，你不是時常對我說你在這樣，我們的僻角裏是怎樣的幸福呀？

維特孟（她的話對他入了港）。在——我們——的這個僻角裏……是的，是的——啊，是的——一個人能夠這麼說……但那不是就算了——一個人一定要求出路——他的事業發展。（在門外校鈴在響——他動腳要走出）。可是——我們以後再談罷。

伊犁莎白 喬治，你是要留着我一個人在下嗎？

維特孟 但，愛人，最親愛的，寶貝，我不是說過給立刻就要響了嗎，——而且，上拉丁班我不能扣去一絲的時候。那會是一種尋常的罪過。

伊犁莎白 噯，那看來倒不確切是——是不是——你好像已厭棄了你的職業。

維特孟（靜默，驚向後退）。好，讓他們等着罷——相信我，那會散了人的，伊犁莎白！一個人在曠的一天終要做一天的事，那是沒法的……而那全不過是為了我們自己最好的利益——且想想，有了我們農業的天才——且想想，我得養蜂的頭獎——你——啊嚕——你會要做怎樣一個田家的主婦呀——啊，那是我要在我死了之前一定要看到的事。而現在，祇猜猜有人給了我們一個活動的範圍——當個經理或是保管的人，或者——在那裏，不被笑做輕慢的人來蹂躪阻害了，——我祇是用你的說法，伊犁莎白——勤懇安樂——竟然要比這裏更要安樂——我們——

伊犁莎白 竟然要比這裏更要安樂，你說的——不要忘記了那句話。

維特孟 啊，好——要更安樂——不可比擬的安樂——在那裏我們會

要受人的敬仰尊重，在那裏我們能够耕種，播子，收穫，而安然自樂。

伊犁莎白 親愛的，你在這裏不也耕種，播子，收穫的嗎？

維特孟 啊噓，這樣一點點。幾畝薄田。

伊犁莎白 我意思是說在人的心裏，喬治，而我也祇是用你自己的說法。

維特孟（沉坐在一把椅子裏，當她的話入了港。停頓了後）。啊，當真和你沒有討論的。你是太固執了，伊犁莎白！就會有個比我強些的人要來了。且等着；洛克尼次，他會把事情對你弄得清清楚楚。

伊犁莎白（一驚跳——半對自己）。原來——那「是」——洛克尼次。

維特孟 是的，真的，洛克尼次！——看罷，那才是一個人！他知道怎樣來賞識估量我們，比了我們自己來賞識估量自己要好——而現在請恕我！親愛的，倘如我——

（將要走。）

伊犁莎白（跟着他，急切的）。再有一句話。是不是你所提到的活動的範圍或許是他的什麼推薦嗎？

維特孟 不，親愛的孩子！他不是一個讓事情留在那裏就算了的人。他是一個我所教育成的完全的人，有些東西我，這可憐愚鈍的人，是永世也沒有驚才去學成的。倘如他一想着我們會是一個寶貴的獲得，他不是一個候着的人，直到別的什麼人來搶拾了我們去。

伊犁莎白（一陣驚慌）。噫！

維特孟 好，但是你把快樂隱忍住了，那倒也好的。而我確切地想——且祇說一句話，伊犁莎白：你是不是，那末，滿心歡喜？

伊犁莎白（她已沉坐在一把椅子裏）。現在去罷，請，喬治——以後再

說！——現在去罷！

維特孟 啊，那不是爲了你的緣故，伊犁莎白——看上帝的面上，不要！

（她不回答，他搖着頭走去。）

伊犁莎白（蹂躪室中，心裏大大的激動，於是強使自己鎮靜隔着門喊）

羅莎！

羅莎 你要什麼，校長弗牢？

伊犁莎白 倘如伯爵海爾來得更早一點——不，不，不要說什麼——我

身體不好——我要——

羅莎 我想，校長弗牢，那是伯爵海爾已經在來了。

伊犁莎白（在一陣短促的掙扎後，昂然挺身）。好！（羅莎出。）

洛克尼次（從門口觸進頭來）。我可能進來，我的親愛的太太？

伊犁莎白 當然可以。

洛克尼次（望望四週）。你一個在下。

伊犁莎白 我是完全一個人。

洛克尼次 那末，你在盼望着我？

伊犁莎白 啊，是的——我在盼望着你。

洛克尼次 且看看那樣子，你肯！我一點也不會準備着受到這樣的款待的。因爲你自從昨天以來對待我的樣子——啊啲！

伊犁莎白 倘照一個主婦來說，我就在剛才對你是不怎麼有禮，那還請寬諒。

尼克洛次 但是，伊犁莎白，我求你——在我們二人之間！

伊犁莎白 爲什麼在我們二人之間？在我們二人之間，我的親愛的洛克尼次——或者說得好一點，在你我之間——不存在共同的什麼。我求你把那一點千萬記清看。

洛克尼次 更是可憐呀！——我最知道那點，

伊犁莎白 從不存在着共同的什麼。

洛克尼次 這樣嗎？問問你的心？

伊犁莎白 我是佩丁娜童年的朋友。我做了二年的你們家裏的賓客，這樣，祇要我能够我終那樣的効勞……那證實了，我說這話，某種和一個同住的人的隨便的親近——

洛克尼次 但是不是種真誠的了解？

伊犁莎白 不。

洛克尼次 你極好意。當真你是非常的好意……現在，請告訴我，你是祇不過假裝呢，還是你的記憶是這樣的短暫，所以，在三年的婚姻的羈絆下，所有美麗的不可言說的東西，那在我們之間的室中飛翔着的，已片片消散了嗎？

伊犁莎白 我的親愛的洛克尼次，我能够對你說：那和我們不再相關了——但我却不會設辭遁避……既然你有勇氣來觸動這個會是什麼時候都不要提起的好的問題，我要當你的面問你：你又要我什麼？——我是一個孤零的飄泊的人；我在世上沒有什麼保護，除了你——你是能够這麼美麗地展開了你的手來掩護我的。為什麼你又要教我做你的情婦呢？

洛克尼次 伊犁莎白！

伊犁莎白 當然，女子多得很呢。為什麼要我這個可憐人呢？——你知道，我不是浮淺處世——我的天性中有些道德上的信篤，倘如被侮辱了，那不會招來了什麼除了不幸。為什麼你不讓我度着我的小小的安寧呢？

洛克尼次 你讓給我我的安寧嗎？

伊犁莎白 我又對你做了些什麼害事呢，那末？你能够控說我：說是我是挑逗了你？

洛克尼次 不——什麼都是和善美妙——那絕不會是你的念頭——伊犁莎白，請望着我：我不是個卑微的人！——但在我深心的什麼所在，我有一腔的熱血，裏面就潛伏着惡魔，那是不可以管束住——上帝，怎樣的戰鬥我從我十二歲起打起——我在說什麼呀！——那好像就從我孩提的時候起——不可記來！……我要求女子——需要女子——我沒有了女子不能過活。

伊犁莎白 那佩丁娜呢？

洛克尼次 你不要對我提起佩丁娜。

伊犁莎白 呀，你不懂得佩丁娜。

洛克尼次 那末，很好——我們讓她睡罷！——但你能够相信這事：倘如我曾在——口氣裏和其餘的人一起提到那個名字——我意思是你的名字——那會是——會是——不加華美的字句——那會是演襲了神聖。

伊犁莎白 你對無論什麼人都不得不那樣說，你是嗎？

洛克尼次 伊犁莎白，我不是在說謊——我無須說謊——「用着狂野的勁力」——我要幹什麼，我要幹別底！——你不知那層嗎？——你從不懼怕我的意志嗎？

(伊犁莎白靜默着，掉避了開去。)

洛克尼次 看罷，當我讓你結了這個婚，——恕我，我不要來下什麼批評，——那不是或許因為我覺得失敗了，但祇不過是：我不要！——有二年之久，當你住在我的屋子裏的時候，每一個早晨我醒來，想到了你而混身戰慄！每天晚上我投伏在我的牀上，想到了你而混身

戰慄：一天又一天我渴望要把你抓了來……但我懂得你，我知道那會是逼你去死……一個鶯鳥也有着愛憐的心——嗚！……而現在控說我罷，倘你能够——噢！噢！（一停頓）是的，可愛的是那些時候！——無論怎樣，那些時候是可愛的！——上帝呀，那些是可愛的時候！——曾有一次一個生命的伴侶留在一個人的身旁——一個有着你的眼睛在她的臉上的女子——她從一個人的靈魂裏參透出一個人的計劃，當在他自己知道那種計劃之前。……伊梨莎白，那些夏天的夜裏，那時候我們坐在那坪台上，舒躺在輪船上用的椅子裏，頭仰望着星星——而佩丁娜在我們傍邊——她是深深熟睡着了，自然穿了她的格子絨衣——噢！噢！那些是不是可愛的時候？

伊梨莎白（如夢地）。啊，是的？那些可愛的時候。

洛克尼次 好，那你承認的。

伊梨莎白 爲什麼你不能默着而要說出來呢？

洛克尼次 默着？啊，是的！——我幾乎所有這二年來生生的把牠嚙抑住了。直等到那過湧冒得我不能忍受！——還有所有階段一個人不得不經歷過來而後他能決下了心逐斥他溫和的妻子。那不是件輕易的事。

伊梨莎白（震驚）。這樣嗎？——你會——？

洛克尼次 那末，怎樣？我疑懼，你剛才可是認真的說了那可怕的話？——請安神罷，伊梨莎白；你不是尋常妓女一流的人樣的人。

伊梨莎白 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倘如她一經猜到了，她一定要怎樣痛苦呀！

洛克尼次 好，什麼事現在都向好的方面走。什麼都一有令人羨美的重新安排得這樣美滿。我的老女孩有一個肥健的孩子——你是校長

弗牢……你在第一次的熱情的洶湧裏不得狂奔到這樣的呀——倘如這至少是不曾遇到呀！

伊犁莎白 我一定得要提醒你，洛克尼次：你是在我丈夫的家裏。

洛克尼次 我求你，伊犁莎白：不要容易感動了。什麼端靠這時候——為你——也為我——我以為是你的丈夫已經告訴了你那發生了的吧？

(伊犁莎白點點頭。)

洛克尼次 而你一定應允的？

伊犁莎白 啊，不。

洛克尼次 (痛苦地約束自己)。嗚！——一個人至少得聽聽你的理由吧？

伊犁莎白 那或許應得是我的地位來問一問你，你的理由。因為那當然決不是兒戲的事，要人根本折散了一家自衣自食的人，而把它來放在一個危險的將來裏。

洛克尼次 哦，你希望有保證的人。

伊犁莎白 我希望有保證的人。我希望讓我安寧。

洛克尼次 伊犁莎白，現在且坐下在這裏罷——這樣。現在看罷——那時候你對我們說，在一個明澈的天空下，說是你接受了我先前受教的塾師，那于我當即就明白這兒是一樁熱狂的衝動。

伊犁莎白 但你現在很明白的看見你是自騙了。

洛克尼次 這樣？——好！而那是立即也一樣的瞭然，那是我——沒有別而祇是我——曾是驅你走那條路的……倘如我有能力來——但你是重又阻難，你看。我的信你拆也不拆的退給了我而還拒絕我求見你一面。請來想想罷，今天是絕對的第一次我再一個人來和你會

談。

伊梨莎白 那許也是末一次的談話。

洛克尼次 誰知道？……請聽我，一顆纖弱的良心不確是我的弱點，但倘如我卸去了負全部事情的責任的話，那請詛咒。一天又一天我對我自己說：她因了我而催殘了……請，請讓我說我的話……你的中流的环境，種種的恥辱，種種的精神的頹喪——啊噯，我將怎樣呢？這樣的做着後母，所有這些窮困的卑屈的低頭，那是處在你丈夫的境遇裏所不可避免的，而你，甘願或是勉強，你不得不和他共同分擔——爲了所有的這些我不斷地責怪我自己……而我是沒有安定在等我下了決斷：「便好來罷！」——我要使它好來——看，那就是了。

伊梨莎白 那是抱了這樣的計慮你昨天到我家裏來嗎？

但洛克尼次 計慮？不！我猜想我來是希願把在這裏的事稍爲弄妥了，我可還不知道怎樣弄法……我的觀念第一次遇到了，我當我看到了怎樣出色呀你倆個在這裏……你能着手做小規模的，那你能做大規模的——這樣你們受了利，而這樣我也受了利……這樣你爲了你丈夫的終究的墮落而有責備我的心，那請讓刺刀留在刀殼子裏，我的親愛的朋友。那不是一個閒缺的問題，我看重我親愛的老教師是幾像你的看重他一樣。

伊梨莎白（伸出他的手）。我謝你，洛克尼次；要你煩勞來使事情轉了這樣的一個結局。

洛克尼次 還有呢？

伊梨莎白 我們不要再談起了。

洛克尼次（緊握她的手）。伊梨莎白——看——我——我——倘如不

——爲了你，那做了罷——爲了——我。

伊梨莎白 爲了你！

洛克尼次 伊梨莎白，自從你走出了我的生命——我不知道我的生命變成了怎樣了；我是已經向着滅亡走了，自從你去了以來。

伊梨莎白 你，洛克尼次？那一縣中最受人敬愛的人，那社會上最顯貴的人，那最是寵得女子的心的人？——噢，你這樣來嚇我是你的不對？

洛克尼次 我所告訴你的一切，伊梨莎白，是一聲求救的呼聲……那祇是我的生命我想要救的，因爲那不再是個生命——那祇是一個生存，一個無目的，空洞，熱狂的追求蹟跡——這裏那裏，而我已變了怎樣的粗俗！——我已變了怎樣的渺小——大的什麼東西都從生命中走出了，自從你走了以來……那新鮮的空氣好像從我遮蔽了，而我在這裏却有着足够的地方呼吸。我從早上四點一直做到深夜，但那無補于事。因爲一個人要知道他爲了什麼在勞作着。不要拿孩子來難我——那是一個玩物，祇此而已。因爲一個人一定要有一個人；和他，他才，——噢，倘如一個人，許能够再覺得你在手邊——想想，晚上我會騎了馬到安痕辯勒歌夫或勃列克耶特去——不管那一所在——你的丈夫他能爲他自己選定的——或者你們二個人會到我那裏來，像舊時候一樣坐在坪地上，談論些我們已曾在做的什麼或我們想要去做的什麼。當一個人描幻着所有那些呀！由于你重變了個活人——生活在安寧中生活在努力中——一天又一天！我不再會對你講愛。那我可以下咒打賭……而且，那會沒用——那會，對你是個侮辱……不要煩燥；我知道怎樣着控制我自己。你且看罷。「靜默」——一句話也沒用？

伊梨莎白（在繼續着的沉默以後，深深地感動了，雖然外表平靜着）。

親愛的朋友，你在這裏對我重說一切當真的美妙而動人，但，仍是用不到談。

洛克尼次（啞聲地）。爲什麼用不到談？

伊梨莎白 我明白我一定要告訴你那理由，那才會使你信服；否則我們依舊互相苦纏着，誰知道要多久？我仍愛你，洛克尼次——我沒曾一時不對你懷着愛的——現在你當然，——是明白了罷，那是用不到談——你明白？

洛克尼次（張開雙臂迫近她來）。伊梨莎白

伊梨莎白（逃至一角，恐怕着以手擋開他）。慈悲些呀！恕了我！

洛克尼次 終究呀！終究呀！

（將欲搶抱過來。）

伊梨莎白 終究呀！

（她一聲歎叫飛投到他的胸懷裏，留着不動，在他久久的吻她以後，閉緊着眼，好像沒有了生氣，倒着在他的懷裏。）

洛克尼次 伊梨莎白！（她不回答；他引她坐到一張椅子上。她頭倒靠着臂的倒下；他在他面前跪下）。伊梨莎白！醒來罷！否則我要去叫救去了？

伊梨莎白（大大地張開了眼，慢慢抬起了身子，手放他的肩上，當她望進他的眼裏）。而這是他的臉兒！——我竟有了他！這一次！這一次！

洛克尼次 女子——所膜拜的女子呀！

伊梨莎白（一手按住他的口）莫響！一聲不要響！一聲不要響！

洛克尼次（躍起）噫，那現在不又是生命了嗎？那現在不又是生命了

嗎？——一場偉大的筵席呀！——你怎說，伊梨莎白——哈——囉！

伊梨莎白（急切地）。你那話是什麼意思？

洛克尼次 我那話是什麼意思？好，那末，那是這麼的難？——那末，那是這麼的難？

伊梨莎白 你和我，我們倆究竟，是不是，在這個世界是末次見面了嗎？總之，我們不敢再遇見了——洛克尼次，那要守着理智，倘如我們希望有勇氣活下去。

洛克尼次 不，不，不！一切的東西那是——但是，伊梨莎白，呀，我們二個不再是孩子了——我們不確切是從月亮裏墮了出來的人呀。上帝，女子——你——女子——她能够接吻——那女子能够！不要再拒絕！我不再會有抵抗力，否則我要瘋了。我會先毀滅你的屋子，我的屋子，化爲了瓦礫，然後再讓你從我手中放去，我給你到晚上的一些時候，於是倘如你不說好的，那末——

伊梨莎白 那末——怎樣？

洛克尼次 你不久就會明白。那我就不得不要獨斷獨行。此外沒有出路！再會——甜蜜的，我的——

（剛要擁抱她。伊梨莎白身體一顫後退。）

洛克尼次 好，那末怎麼樣？「搖他的頭」。女子，女子，誰能測量你！——好，那最好還是走。（出）

（伊梨莎白陷于無淚的嗚咽中。）

羅莎（從左面進來）。啊，校長夫人，已差不多十二點鐘了。因爲今天伯爵和他的太太在這裏，你可肯再來稍爲看看中飯嗎？

伊梨莎白（茫然）。噢，我就來了理午飯了。

（羅莎走了。伊梨莎白困倦地舉起身來；鈴響了；她露頭

着，跌走到門口。在從學校中蜂湧出的孩子的抑止住的鬧聲中
幕落下。）

(第二幕完)

董小宛

江波碧作

‘上燈！再拿點酒來！’

不一會兒，內監宮女們每人手裏拿過一張絳紗的六角燈來，點上蠟燭，高擎着；燈角的絲鬚，時在春夜的晚風中飄動。這時黃昏開始為夜來收拾疲勞的白晝，梅林之下，有紗燈在圓照耀，閃成金紫的光輝，愈加映襯出梅隙中零碎的天宇，似乎是黝黯而沉重。早春之夜，梅花盛開，千百朵，千萬朵紅脣般的花朵，齊擁上前，似訴告春天到了而爭妍取憐。便在這梅林之下，臨時陳設了一張花梨的條几，擺着農宗精緻的食盒，剛纔從南方回來，把敵人肅清的皇帝，正沉浸於梅花的紅海中，面對美人，開懷暢飲，一陣陣的花香，不濃不淡，吹上身來，舉杯狂飲的時候，裹帶着陣陣的花香，吸入唇際，更沁人心脾。對面坐着的，是新進的董妃名叫小宛，不長不短，不肥不瘦，在嫵媚中略有懨懨的情態，有如酒後，有像病時，又似那灰灰的胸頭，積有新愁萬種，舊恨千重，愈加使人憐惜，在這香撲撲的梅樹叢中，又加有紗燈的投射，微醉的紅顏，似化入花間，花間的叢蘊又聚如人面，皇帝他愈看愈愛，愈愛愈高興喝酒，舉起玉琢的高杯，一杯杯飲去，又逼着董妃，同時吸飲。

‘酒來了！再乾一杯吧！’

說着他一飲而盡，舉杯到董妃的面前，告訴她已贖空杯。董妃她借酒澆愁似地，不用勸已乾了兩杯，這時只喝了一小半，低聲地說道，‘皇上！我不能喝了！’說過眼望着遠遠的宮庭的金脊，忙忙地心裏不住地沉思。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哈哈，再斟杯酒來！’皇帝是異常地歡悅，愈飲愈高興，不覺又乾了一杯！

這時董妃忽把杯中的餘瀝又喝了一口，再把其餘的向梅花澆去，嘴唇微動，似有所言，却不知說的是什麼。

‘啊，妃子！你這是做什麼？’

‘太白舉杯邀月，我想和梅花同醉！’

‘好！難得你想出，讓我也敬它一杯吧！’說着皇帝也澆過一杯酒，‘但是你又爲什麼如此地憂愁呢？’他疑慮地問着。

‘……………’

‘你說！你又爲什麼愁眉不展呢？’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的！皇上您請喝酒吧！’

‘我看你好似有一肚皮的心事！’

她還是忙忙地出神；晚風吹來，使她打一個寒噤。

‘涼了嗎？——心事總是有的。——再斟上一杯！……’

‘皇上少喝一杯吧！’

‘不要你們這些奴才多事，你快點給我斟上！’

‘是，是！’

‘在我看，妃子你心事很多！我知道你是惦念着那姓冒的。那容易，明天我傳諭各州各縣，訪問那姓冒的下落；有了就傳進京來，封他個一品的京官，這樣你可以不要愁了吧！’

‘謝皇上！可是他隱姓埋名地，一時也無從訪問；便是尋着了您就給他做當朝的宰相，他也視如敝屣！’

‘那麼尋着他時，我賞他黃金萬兩，白金萬兩，還有宮錦織珠，那些無價的珍物。因為你傾國傾城，你也是無價的珍物呀！’

‘謝皇上！黃金白銀，他常常視如糞土，他不是貪財愛貨的人！皇上您不知道他的爲人呀！披心擺膽般忠誠，天地般的志氣，又是綿絮一般的溫柔儒雅，除了招呼朋友，每天只是做文章，讀文章，不就是醞酒婦人，排遣他無聊的懷抱，他和我，他和我呀！——唉，前塵若夢，也不用說了！’

‘那麼我傳旨給他在家鄉造一所園子，要十房姬妾，好給他享樂皇恩的浩大！你以爲如何呢？’

‘謝謝皇上！他在窮鄉僻壤裏，在名山大川之前，也可以流連忘返，園林反視爲羈絆，反視爲渺小！而且他的志願，我知道，他寧可餓死，好似古代的聖賢，未必肯領受皇家的貴賜！分手到如今，諒他也不在人間了！’

她說過是如此地悒鬱，有如多雨的天氣，天宇中佈滿了沉重的黝黯的慘澹的雲層，她黯然地也似有一陣淚雨，便要奔流而下了！皇帝慌忙地握住她一隻又白又嫩的手臂，央求似地說道，妃子！你總該快樂些！你總該快樂些纔好！’

靜默了好久，終聽她悠悠地答道：‘快樂嗎？您，皇上是本該快樂！但是這些瓊樓玉宇，不是前朝歷代的皇上，在這裏飲酒取樂的嗎？他們呢？他們呢？後人之後；還有後人，您今天奪取了他的，明天未必別人也不來奪您！縱然快樂，能有幾時？……’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明朝的忠臣孝女！但我們應該快樂呀！我們

爲什麼不應該快樂？

‘應該快樂嗎？應該快樂嗎？您也許應該快樂！但是，我的皇上！請您想想吧！想想吧！京城內外，有多少望子歸來的父母？有多少獨守空幃的少婦？有多少哀哀無告，嗷嗷待哺的孤兒弱女？無定河邊，不止是無定河邊，有多少未受掩埋的枯骨？莽莽的人寰，有多少奔走忠義的孤臣，爲了皇室的淪亡，受盡千辛萬苦，在力謀匡復？一旦辱身亡命，連您的犬馬都不如！又有多少年青的婦女，處處有失節喪身的恐懼！您，您是應該快樂的了！安知您後日的子孫，不也有此時的苦痛呢？您您是應該快樂了！

‘……………’

‘呵！妃子喝醉了！喝醉了！在這裏說酒話了！’

‘說酒話嗎？你們這些內監們宮女們，不也是服侍着明朝的天子的嗎？不也是領受過明朝天子的俸祿的嗎？呵呵！你們！你們是狗彘不如的呀！你們是畜生不如的呀！’

‘呵！皇上！妃子喝醉了！在這裏說酒話呢！’

‘好好！妃子！我的好妃子！你忍忍氣罷！——這裏有的是，你說的，瓊樓玉宇！這裏喫的，雖不是龍肝鳳膽，却也盡是些山珍海味！這裏穿的是錦繡，有四海進貢的綢羅給你檢選；有外洋進貢的珍寶給你插戴！比在民間怎樣？比在冒家怎樣？我這裏雖然有三宮六院，三千寵愛在一身，你知道，你難道還不知道我對你所施的恩愛嗎？一個女人，能到這般地步，還有什麼說的，明朝天子有的是孤臣遺孽，救亡的責任，未必全靠你這一個弱女子！人生行樂耳，你難道不應該快樂？你又何必多煩這些閒心事呢？你的身體是這樣地多病而且羸弱！能够快樂的時候，你又何必悲傷又何必憂愁呢？妃子！你聽見了嗎？換上酒，我們再喝兩杯吧！’

‘但是皇上您若易地而處；您若是此時的我呀，您也難免悲傷難免

憂愁了！最可慮的，辟疆今日，不知道究竟在什麼地方？究竟是死還是活？往日之恩情，彷彿如昨天的一般，使我一刻也不能忘記！這真是苦痛的事呀！

‘呵呵！妃子你還是爲懷念他呀！讓我想法子把他尋來和你見面吧；但是我們今天，你看這梅花是這樣地好看，我們今天實在是應該快樂呢！來來！讓我們再乾兩杯吧！’

一個宮女，過去代董妃換上熱酒。這時她暈紅的粉臉，又在和梅瓣爭妍了！早春之夜的晚風，一陣陣幽香吹入酒杯。天際高懸了上弦月，明晃晃地從林隙偷窺這一個快樂人，那一個不快樂的人。

紗燈在四圍照耀閃成金紫的光輝。

——救亡的責任，未必在我這弱女子嗎？

董妃清早起來，凝視着一抹的梅林，追味着昨晚的光景。在昨晚宴畢回宮的車上，她已經暗自商量，並決定暫時和皇帝敷衍，要使他不起疑心。這時她陷入沉思，又在忙忙地出神。

——我這弱女子，當然，有救亡的責任！而且有救亡的可能！這樣纔可以對得起我的辟疆！這樣也纔可以對得起我們明朝的社稷！不這樣便似對不起我自己！

她怔怔地沉思着。

皇帝退朝進宮，說是已經傳旨訪求冒辟疆的消息了。又拿進一串鷄子般大小的真珠項圈，給她掛在頸項裏，珠光粉色，愈顯得傾城傾國！

‘玉環的當年，不過如此！’皇帝愉悅地說着。

——但她只是個無恥的淫娃，她沒有我這般懷抱。

她想。

‘元明的后妃，未必有這樣的顏色!’皇帝愉悅地又說着。

——但她們不過是帝皇的玩物!她們怎有我這般的懷抱?

她又想。

她又怔怔出神地想了!

‘怎麼你又憂愁起來了?你又何必悲傷呢?我不知道你怎樣纔有開心的時候?如果你要效周妃的裂帛,我有的是錦綉,你也可以聽到清脆的聲音!金珠又非你所愛!我怎樣纔能使你有開心的時候呢?——但是昨夜的恩情,你却已改變從前的態度,你已經樂於承受了!昨夜的承受,實在是使我快樂!’

——但是快樂正是悲哀的開始!你以為我真在和你親近?我昨晚罵過了內監宮女,難道我自己也不如狗彘嗎?

‘這樣纔是道理!你從此也可以安享榮華,天下的女子,誰個能如你這般地尊貴?就是正宮的原配,也從來不去理她,她也比不上你們的得寵,她沒有你這般的福氣!你應該再親近我些,使我更為快樂,那時——’

——那時你也好早聖歸天,我這弱女子的責任,也可以早點完畢,家國的大仇,也可以早點報復了!但是辟疆呀,如果你已葬身地下,我也可以早點和你重見了吧?’

‘總之,我是最疼愛你的!你那冒辟疆怎樣疼愛你,我也會怎樣地疼愛你;而且我比他更聰明,我比他更有力量,所以我比他更疼愛你!明白嗎?你應該明白我的疼愛!’

說着他便去省問他的母后去了。

她知道皇帝不到晚還要過來,她急教把院子裏的一隻白鶴殺了,說因為昨夜忽然長喉,使皇帝驚醒不安;自然內監們遵照這假傳的聖旨,

走上去捉住了。

‘把它放在御花園裏去不好嗎？’

‘不行！你們好大膽，竟敢抗旨！’

‘是，是！’

‘而且我還要它那頭頂的丹紅，我要用這丹紅配畫畫的顏色，配好了畫起來是最好看的！’

‘是，是！’

果然，不一會兒，獻上了白鶴的紅頂。

她屏退宮女，暗暗地把這隻鶴頂，沖入一盤玫瑰露裏去，那顏色原是紅的，沖進去更加鮮豔，而且香甜。

——好了！我這弱女子的責任可以盡了呢！

她一心等待皇帝的來臨。

聽說皇帝進來了，她心頭開始卜卜地跳，兩手也微有顫抖，但皇帝毫未覺得，他還是愉悅非常，手裏又捧着一串珠圈，他加在董妃的項上，說，‘那一付光頭甚好！這一付又多了十顆珠子！你看這光頭！’

‘是的！這光頭是好的！皇上！你為什麼這樣地疼愛我呀？’

‘哈哈！因為你太好看而且太聰明了！我真是福命好！’

‘自然囉！皇上有一統的江山，自然是福命好！’

‘一統的江山，抵不上你這一雙小腳！’

‘皇上笑話了！我這雙腳是不好看的！’

‘但是我愛你這雙小腳呢！’

‘那麼我就割下來給你好嗎？’說着她把腳移近他的跟前。

‘好呀！好呀，可是你不要痛死了嗎？長在你腿上不是很好嗎？為什麼定要割下呢？’

‘因為你愛它！’

‘我愛它！我更愛你的一切！’他說着，一面又握了她的腳。

‘因為這整個的，我，都屬於你了！’

‘是啊！你的整個都屬於我了！’

‘好！我們快樂點吧！讓我們快樂點吧！’她說着笑了。

‘原來你也有忘却了憂愁的時候！你也有忘却了悲傷的時候！是的，我們應該快樂！’

——直到我的目的達到時，我纔是真正地快樂了！

她想，一面指揮着安排下酒菜。

兩人喫喝到很舒暢的時候，她把這盤玫瑰露端了來放在皇帝的面前。

‘這裏預備下一盤醒酒的玫瑰露，等一會你把來喝了！’

‘好的！這露子多麼好看！味道也定是好的！’

‘我和姓冒的相處的時候，他最愛喝酒，也最會喝醉。敢說玫瑰露是醒酒的，我在玫瑰盛開的時候，檢鮮紅的採下，用蜂蜜醃着，悶在小瓷罐子裏，要用時就把開水沖出，另加些香料，所以這顏色既鮮紅如血，香味也着實不錯，’這是御花園裏的玫瑰做成的！我時常常茶喝着呢！

‘這是你的紅脣！這就是你愛我的情血！’

‘皇上！你喝着的時候，好似正親着我脣上的胭脂！’說着她把塗上了胭脂的紅脣一指，送到皇帝跟前，又縮了回去。

‘是啊！好似似着你火一般的紅脣！’

他把這杯玫瑰露舉到脣邊，她看着他這杯玫瑰露舉到脣邊，她心懸戰戰地看着他把這杯玫瑰露舉到脣邊。但皇帝看見盤中有些沉澱，他拿起一雙牙筋來向盤中擾動，盤中的紅水，立起了漩渦，抽起的牙筋，染

上了小半段鮮紅。

‘皇上！你喝着的時候，好似正親着我的唇上的胭脂！’

他看着她那塗上了胭脂的紅脣，他情不自禁，他興奮非常，他甜蜜蜜的笑着。

‘原來你也是有快樂的時候！你的快樂原本是我的快樂呀！’

‘原來你如此地細心！還預備給我醒酒，那麼我願意醉着了！’

‘是啊！這樣地喝着，好似親着你血一般的紅脣。’

他說着再把這杯玫瑰露舉到唇邊，她再看着他這杯玫瑰露舉到唇邊，她又心懸胆戰地看着他把這杯玫瑰露舉到唇邊，他又把盤一揚，說：‘你也喝點吧！’

‘不！我這裏還有，我再去調點！你把它喝了吧！’

她乘此走到裏間去，把玫瑰露重調了一盤，這盤的顏色，竟沒有那盤的鮮紅。

隔一會兒，她走出來時，看那盤已經空着了，皇帝身旁正立着一個宮女，嘴唇也是火一般血一般的滿塗了胭脂，在那裏給皇帝擦牙筋。

皇帝迎着她笑了！迎着她甜蜜蜜地笑了！他也望着她喝下那盤淡紅色的玫瑰露。

‘還好喝吧！’她問。

‘是的！很好吃！’

‘還有點香吧？’她力自鎮定，悠悠地問着，但臉色在強笑之中，也有些慘傷。

皇帝回頭在宮女手中，拿過那雙牙筋，看筋上的餘瀝，還印着隱約而轉為紫黑的殷紅。他又睇視了那宮女唇際的胭脂。

為什麼還不發作？她心裏很是迷惘！她聽說這鸚鵡是最毒的，聽說

畏罪的臣子，衣袖裏總藏着鵝頂，遇見緊急時，可以暗暗地吞食，立時可以免除了肉刑的痛苦，立時便可以死亡！但是看皇帝還是歡笑如前，她真地陷入迷惘之中！

——那明明是白鵝的丹頂，那明明是我親手調入，那明明是喝下去了，不見他面前的空盃？但是爲什麼還沒有效驗？

——哦！我知道了！那是要到幾個時辰之後，纔能發作的！

她暗自慶幸她計謀的嚴密，並暗自慶幸她大功的告成。但她細想皇帝前此對她的恩愛；她細想皇帝昨夜對她的溫存，她望望頂上的兩付珠圈，她再望望面前這一世之雄，這傾覆明朝的社稷，坐享一統的山河，英俊而威武的皇帝，在幾個時辰之後，便要印戰場的野鬼，有相同的結果，安定的宮庭，立時便要掀起了波瀾；她柔弱的心胸，不禁也暗自神傷，望着眼前的君主，同情地很爲他憫憐！

——你死在我的手中！我也爲殺你而死吧！

——你，辟疆的靈魂，當來看我的復仇，而且重續我們那當年的恩愛！

——救亡的責任，竟在我這弱女子的輕擊淺笑中，安全地盡過了！我當慶幸我自己的成功！

重重的簾幃，靜靜的宮庭，點上了十幾盞紗燈。已經入夜了。

紗燈在四圍照耀，閃成金紫的光輝。

第二天，果然安靜的宮庭，掀起了很大的波瀾，董妃寢宮裏的一個宮女，忽然暴病死亡了，七竅中流了血，御醫的診斷，說是中了毒。這裏面的秘密除了董妃知道，除了安然如恆的皇帝知道，不久太后也知道

了；其餘的人們都怪她自不小心。

太后把皇帝訓斥了一頓，並問明了原委；原來皇帝用牙筋調和玫瑰露的時候，不久看見牙筋下端的紅水，忽然變得黑色，他知道這裏面定然有毒，因為牙筋是可以測知毒物的。他便教身旁的宮女喝下去了，看是否有變化；那宮女以為是無上的恩典，急忙把整盃一氣喝下，迷迷忽忽地似乎是非常甜美，但這一夜裏，她是異常地難受，第二天早晨，發見了她的死亡。並且知道了殺死白鶴的故事。

‘這種女子是節烈可風的！她為要匡復明朝，不惜冒險來下毒！正應該做新朝忠義的楷模，似乎母后不定要把她處死！’

皇帝實在欽服她愛妃的膽量，而且也難捨她的處罰的死亡，聽了太后的諭旨，便跪下為她請求。

但太后是異常地震怒。

‘你還要愛惜這奴才的狗命！險些兒不是你也就完了嗎？你非得把性命送在這奴才的手上，你纔不為她求情嗎！？拿來！’

董妃似馴羊般的牽到太后的座前了。皇帝是萬分憐惜，但不敢再觸太后的震怒。

‘恨不能食你們滿奴的臭肉！大明一統的河山，竟這樣為你們竊佔了嗎？大明的英雄豪傑，正在密謀匡復，你們這些作威作福的滿奴，看你們還有幾天的活命！我雖死，我們的英雄豪傑未死，他們自然能為我復仇，我死了，在九泉之下，也有迎着那勝利的光榮的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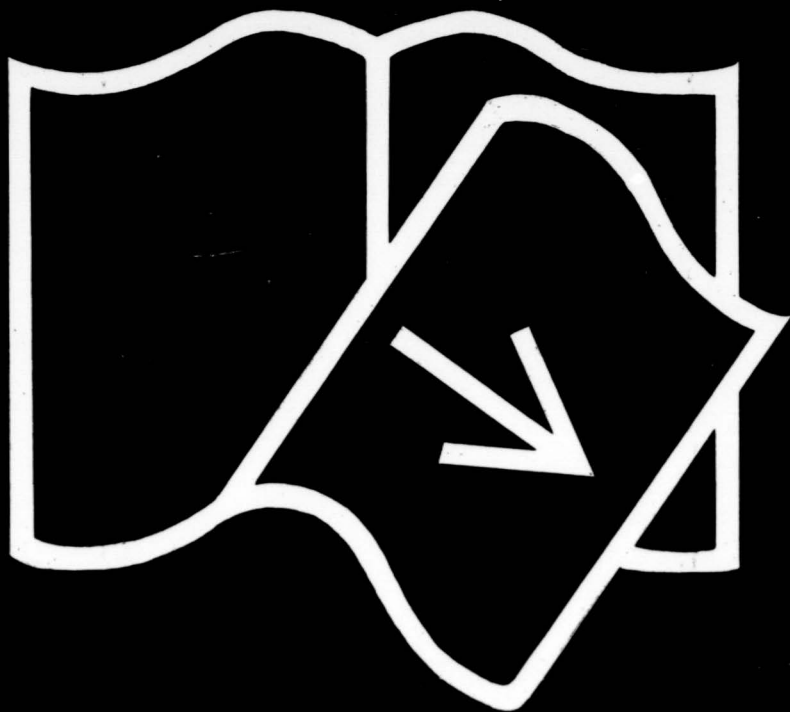
她慷慨地說着。

最後，遵着太后的嚴命，把她的手足斬下，使她痛得昏了過去，又割了她的腹，斷了她的頭。這樣地殺一個宮庭的女子，在宮庭中是，不算什麼一回事的。

但是皇帝很悲傷，終日的愁眉不展。他不堪重到那梅花的叢林，常久下去，仍在憶恨着董妃的聲音笑貌，往日的恩情，彷彿有如昨日的一般，她那血一般火一般的紅唇，還時時躍入於他的悲傷的記憶，他無從排遣這無盡的悲傷。

他無從排遣這無盡的悲傷，他也無從忍受這無盡的悲傷的壓迫，有一天，悄悄地改裝混出了宮門，竟幸入民間，在一處清明秀麗的山寺中，他出家做了和尚。據說，他是爲了這無盡的悲傷，拋棄了一統的江山！

8.27, 1928, 在南京寫。



缺 **85** — **100** 页

醒了過來似的，把視線移到陸家伯伯底臉上，驚駭似地喊說：

「又想回家來了麼？回來幹什麼呢？真是……」

「回家來看看你們」陸家伯伯不嫌麻煩地再解釋說，「說的也實在可憐啊！……年年的想回來，可是總沒成功。這一次，就讓他回來了罷！五十歲左右的人了——今年却巧是五十歲了吧，記得還是四十四歲那一年春天出去了的——怎麼不想家？而且身體……」

王家嫂嫂臉紅紅地立刻把陸家伯伯底話打斷了，說：

「老伯底話倒好笑，喔唷，是我不讓他回來的麼？這不是成了笑話了麼？要是家裏有了上千上萬的家產，自然只要天天在家裏仰起鼻頭享福好了。我也巴不得如此。可是，問問他看，家裏有些什麼？而且……孩子又養了這許多！」

「我知道，知道，」這一位「天天在家裏仰起鼻頭享福」的陸家伯伯笑了一笑，接說，「比較起來，家裏實在是窮了一點。我底意思是說，梅翁這一次回來得正好。他出去的時候，奎哥兒還不大會獨走哩，就是乾哥兒也還要人抱抱的吧？現在回來，看見小是大了，大的更大了，家裏一切被嫂子管理得井井有條，他一定會非常快樂呢。」

王家嫂嫂向着陸家伯伯白了一眼。陸家伯伯像是沒有看見，又續說道：

「現在總算是到了好時候了，這都是嫂子底力量，自然。」說到這裏，他一手捻着鬍鬚，呆呆地出着神，像在回憶着自己所熟悉的王家嫂嫂底丈夫底一生經歷。半響，他纔嘆了一口氣，傷感地說：「梅翁真是苦了一世，真是苦了一世！幾乎沒有過過一天舒服日子！……此後是好日子了，嫂子這樣能幹，兒女都長大了，可以享福了！」

「有什麼福可享？」王家嫂嫂這樣說，心裏却暗暗地在想：沒有過過

一天舒服的日子，都是我害了他的，都是我害了他的！

王家嫂嫂立起來拿了信紙要走了，陸家伯伯又說：

「我看，嫂子，寫封信去叫他回來罷！」

王家嫂嫂只能自己聽得到地在喉嚨裏「哦」了一聲，跑出門去了。

「都是我害了他的，都是我害了他的！我是不知筋骨的女人，我是白虎星，害了男人了，害了男人了！」

王家嫂嫂這樣自己想着，走回家去。越想越是氣憤。她無意識地覺得今天是吃了別人底大虧了。

王家嫂嫂全身都像要射出火星來似地走到了家。一走進門，她看見鳳姑兒一個人在走廊裏像是很閑散地望着在夕陽下跳去的幾隻麻雀，嘴裏還低聲哼着什麼。一看見這，王家嫂嫂就加緊了步子，趕上去就是一掌。

「小妖精，你倒會享福啦！九歲的年紀，就這樣的唱小調，將來給我去賣身罷！爛貨色！」

接着就照例地痛打了一頓。

乾哥兒同奎哥兒挾着書包散學歸來時，看見鳳姑兒一個人在走廊裏抽咽着，知道又到了嚴緊的時候了，就格外放輕了脚步，影子似地閃進室內。他們聽見母親在那裏嘆氣，還在咒罵似地一個人咕嚕着什麼。奎哥兒悄悄地放下書包跑到走廊裏去了，乾哥兒恐懼地向母親望了一眼，低着頭不知如何是好地呆立在那裏。

「大小鬼，給我走來！」母親大聲喊說。

乾哥兒哭喪着臉，不敢而又不得不走近母親去。

「鬼神鬼氣的，簡直不像是人！小死尸，我看你大起來是有出息的，啐！」母親豎直了食指，用力地向乾哥兒臉上刺去。「大家都在那裏說，我

害了你底好爺了，我死了，你們好過好日子啦！偏不死給你們看！」一邊咕嚕着，一邊拿出丈夫底來信向乾哥兒面前的檯上一擲，又說：「是你底好爺寄來的！……哼，回家，回家！有錢做路費，不會寄到家裏來的麼？一把年紀了，還這樣的……」

乾哥兒不明瞭地儘是怔着。

「發什麼呆，冤家！」母親恨恨地指着檯上的信，咬緊牙關說：「叫——你——念——給——我聽，冤——家——啊！」

乾哥兒忍着淚手顫顫地拿起了信紙，這是他第一次看信。十歲的乾哥兒，這時正是初小底三年級生。他只在留心母親底手是否在向自己身上打來，眼睛裏只看見一堆一堆的墨跡，半個字都沒有認清。

「怎麼一句話都沒有！哼！」

「……」乾哥兒早滾下淚珠來了。

「讀書讀了這幾年，還一個字都沒識得！只好一世去求教別人，去吃別人家底話！你們不要以為可以仰起鼻頭享福一世的！……」

「這樣罵了一會，把乾哥兒打了起來。幾乎打遍了他全身，纔又把鳳姑兒，奎哥兒打了進去。照例的打得滿屋都是哭聲。一直鬧到了吃晚飯。

照例，王家嫂嫂心中一有什麼不如意時，只要把兒女痛打了一頓，心裏的愁悶就會消失了去，同時會感到復了仇似的快感的。真是非常靈驗的。王家嫂嫂當然不願意放棄這種靈驗的醫治心境的方法而常是應用着。可是，今天底情形是不同了。今天底情形是與平常的大不相同了。雖然打過了兒女，也是打得連自己都非常疲乏了的，可是上床之後，總不能入睡，還是想念着丈夫回家底問題。

先把陸家伯伯咒罵了一會，思想纔集中到了丈夫底身上：

「回家來幹什麼呢？把來回底路費寄到家來，不是好麼？恐怕至少也要一百塊錢吧，來回一次？是這樣遠的路！那真太沒筋骨了，真是冤家！前世少了你們底債！……」

夜是壓人地靜寂着。房間裏那三個可憐的孩子底微弱的睡聲，更增加了夜之靜寂與淒清，料峭的夜氣透進帳來，拂上了發怒得紅透了的王家嫂嫂底臉。

怒氣稍退時，她起始計算了：丈夫離家時，阿奎還剛斷了奶，阿奎是週歲就斷奶的，現在是已給進了學堂，八歲了。離家有七年了啊！到明年春天是整整七年了！好長的一個時期啊！他底身體是瘦弱的，在家時就是如此，一不留心，便會着冷害病的。經了這七年北國風寒冰雪底摧殘，現在身體不知成了個什麼樣兒了！真是應該回來一次了，……若不是……。

「盛大米行裏一千，……鄉下人那裏，五十……一百，……三十，……六十，……四十，……一共是兩百八，……還有蔡家三百，中人是李大嫂做的，……張子淵四百。」王家嫂嫂在計算她放給人家的債。「一千，兩百八，再加上三百四百；七百，——只有兩千塊錢啦！加上自己娘家帶來的五百，也只有兩千五！田又只有這幾十畝！」

想到這裏，王家嫂嫂又煩躁了起來，平日她所聽到的，說人家怎樣窮，怎樣過不下日子，這樣的話也並不少，可是聽過了也就忘了，不記在心上的。她所記在心上的，只是某人家田有幾百幾千，某人家莊上底存款有幾萬，某人家底少爺大烟每天要抽十塊錢，某人家底少爺一年賭輸了幾千塊錢——她所記在心上的，儘是這一類的話。這時，這許多記在心上的話又浮了上來。把自家跟別人家一比，自家是差得多遠啊！於是她感到了快要過不下日子似的一種焦急與悲哀。

「也不想想自己家裏底境況的！」王家嫂嫂氣忿忿地想：「回家，回

家！老死尸只想過舒服日子！一點也不想做人家！兒子有兩個，問你將來給他們些什麼！」她恨不得馬上起來寫回信，叫丈夫不要回來，死了這條回家來過年底心罷！

可是，不知爲什麼，在這氣憤之後，竟是傷感了起來。她底眼前浮現出了一個瘦得只有皮和骨的骷髏似的面影來。

「真會瘦成這樣了麼？信上說是非常衰弱了哩。明天到仙人菩薩那裏去點一對香燭罷，保佑他在外強強健，無病無痛！……」

王家嫂嫂從被裏伸出手來，揩拭去了留在頰上的冰冷的淚點。摸著，竟連丈夫離家時那種遲疑不決，不願而又不得不在這四十多歲還要趕到遠在數千里外的北京去的可憐的情景也想了起來。

「到現在這樣五十歲的人，還要在外終年奔波，吃風吃雨！別人家總是妻子滿堂，快快樂樂，一年到頭在家享福！命苦的人啊，命苦的人！前世不知是作過了多少的孽，今世我們這樣的分離着，大家做牛做馬！……」

她抑不住雨下的淚。她最後想：還是寫信去叫他來，過了年再出去罷。

下一天王家嫂嫂起身比平日遲了些，女僕六媽已經預備出去買小菜了。

「太太，米只有三兩升了，菜油也只贖了一個壺底了。」六媽這樣報告說。

「已經完了？米是上個月念五叫了的，還只念一两天啦！怎麼已經完了呢？」王家嫂嫂驚駭地叫喊着，一邊走向米缸去。「人家怎麼做得下去？」

「大大小小也有五個人啦，天天燒兩升兩合，總是吃完了的。」六媽

解解說。

「這樣下去，」王家嫂嫂看過了米缸，證實了六媽底話，立在米缸邊喊說，「完了，人家完了！——菜油呢，也完了？！真是……」又去揭開了油甕底蓋，細細地望了一會。「五十斤菜油還用不到一年！小菜油好少搵一點的！還有那個小小鬼，夜裏定要點油盞，醒過來看不見火就要哭，不知要哭死什麼人！八歲了，還像三歲的小孩似的。將來——一個——一個的——都去給我餓死——！冤——家——啊！」末了的一句是和着頓足底聲音說了的。

一聲不響地縮在走廊裏等吃了早粥好逃到學校裏去的那三個孩子，聽見母親在室內這樣大聲喊罵，只無聲地彼此望了望哭喪着的臉。鳳姑兒底眼睛是已經紅了起來了。幸虧母親底心又轉到別的上面去了，沒有打他們。

王家嫂嫂心裏，正在竭力記憶買菜油底日子和那時的菜油價錢。

「好像是去年十二月十一，——是十二吧？還是十一呢？記得那天是下大雨的——去叫了來的。是七元二角，十四元四角一担，比前年貴了八角。哼哼，五十斤菜油連一年都沒用到！人家怎麼做得下去？！……」

這天底下午王家嫂嫂叫六媽去叫了五斗米和五十斤菜油。

「只找了這一點麼？」王家嫂嫂看着米底找頭，驚喊說：「五塊錢只多了這十幾個銅子麼？真是吃銅錢啊！」

「白冬是九塊八一担，」六媽說：「橫豎有發票的啊。」

「咄咄咄！又漲了一角！」王家嫂嫂底神經是緊張透了。「用人是用不起了的！——偏偏自己又是這樣的不中用，不能自動手做！這樣下去是只有餓死的了！只有餓死的了！」

菜油底價錢這一回是十五元六角，竟較去年漲了一元二角，比前年

是足足漲了兩塊錢！

王家嫂嫂是動了心經了。整個的下午在肚裏盤算着。

「油鹽柴米這樣的只顧貴上去，怎麼好做人家？老死尸還是想回來，回來！一點不知道我當家底苦處！這樣的人家是容易當的麼？回來，回來，，哼，我總有一天落了髮去進庵堂，讓你們！看你們好過日子！你們這般冤家啊！」

王家嫂嫂一個人在室內想着，喊鬧着。連娘家帶來的一面小圓鏡也摔碎了。

終於憤憤地跑出去，請門前米行裏的賬先生寫了一封信給丈夫。她是不願意再去請求陸家伯伯了。信上說，家裏虧空太大，年底又需款孔亟，多寄點錢來，千萬不要回來！

「陸先生，勞您底神，請寫寫急點，多打上兩個圈子，千定叫他不要回來，——真是回來幹什麼呢！——他回來，我就讓他，進了庵堂完結！大家不要做人家了！請您這樣寫上去！」王家嫂嫂氣憤憤地這樣再三叮囑着。

散學歸來的乾哥兒，鳳姑兒，和奎哥兒，又遭了母親底痛打。吃夜飯時，鳳姑兒因為吞的太快了，喉嚨裏梗住了，連連的作嘔。

「出銅錢買來的！」母親看見了，罵說，「儘是這樣不要命地吞去！」

鳳姑兒剛停了的淚又滾了下來。母親舉起了象牙筷，隔着桌子，用力向鳳姑兒底額上揪去。

「別人家底孩子都是好好兒的，只有我們是一天哭到晚上的哭，哭，哭！給我死了罷，倒省了吃食！」

這樣的罵着，揪着，鳳姑兒是哭得喘不過氣來了，放下了碗筷，只是張開了嘴哭。頰上滿是淚水，額上是一條紅一條白的在變顏色。

三個孩子都上了床，都從悽苦的現實逃往夢境去了，可是夢境也常是悽苦的，所夢着的多半兒被媽媽痛打。這時，王家嫂嫂還不想上牀，對着孤獨的油盞凝想。

白天寫給丈夫的那封信，這時又想到了。先是對丈夫底回家發着氣。可是後來又漸漸地想起了丈夫來信上的話。內心是起了激烈的衝突。一面是極端的想丈夫回來；一面又是極端的不要丈夫回來。

正是這時候，鳳姑兒從睡夢中大聲地連喊着「喔唷，痛啊，痛啊！」母親聽見了，喊說：

「半夜三更，喊什麼？小妖精！」

鳳姑兒像沒有聽見般的，轉了一個身，又喊了起來：

「喔唷，痛——痛啊！痛啊！喔唷！」

「還是喊，冤家啊！」母親立起身來，趕到鳳姑兒底牀前，揭開了被，把鳳姑兒只穿了單衣衫袴的身體，拖出到寒峭的夜氣中來。「赤赤赤」響脆地打了起來。鳳姑兒從睡夢中哭醒了轉來。

「橫豎是活不下去的了，大家一同給我死了罷，冤家啊！死了完結！……」

母親一邊打，一邊這樣罵，愈罵愈怒，愈怒也就打得越有勁兒。等到母親打得十分疲乏了，鳳姑兒重又暈到被中時，除了遍體楚痛之外，鼻子是塞住了。

第二天鳳姑兒就害了厲害的傷風，停一兩分鐘就要咳嗽，咳嗽起來時，總是連額上的青筋都恨恨突了出來。非但進學校是不可能的了，坐在那裏看起來也非常費力似的。

但是王家嫂嫂一想到丈夫，心裏就酸了起來！近在手頭的鳳姑兒於是便成了最優弱的洩氣的東西了。

而且，三天以後，奎哥兒像是從鳳姑兒那裏傳染來似地也傷了風。傷風底第二天竟發了寒熱，寒熱只是不肯涼下來，把奎哥兒底嘴唇也燒乾了。

雖說王家嫂嫂生性是不愛孩子的，連自己底孩子也在內；可是比較起來，奎哥兒要算是她最疼愛的了。奎哥兒所有的，是一個比他哥哥底還要瘦弱的身體。兩天寒熱不涼，已經只有喘氣底份兒了。王家嫂嫂看看病了的兒子，禁不住傷心，而這傷心竟變成了一股怒氣發向了鳳姑兒底身上。

「白虎戾！都是你這個倒家貨傳給他的！你給我早早的死了罷！不要活着害人！……」

這樣罵着，一邊較平常要厲害地痛打，——這種事鳳姑兒現在一天要遭遇到四五次了。

有時李大嫂過來看見了，勸說：「王家嫂嫂，不要這樣的儘是打她了罷，為病人想法子要緊，我看明天到仙人菩薩那裏去求點仙丹來吃罷，或者再去請個醫生看看。」

奎哥兒發寒熱的第三天，王家嫂嫂親自到仙人菩薩那裏去求了些仙丹來，可是醫生並沒有請，說是菩薩知道了要不快樂的，既求了菩薩就不該再請什麼醫生了。心裏却在想：醫生請一次要四角小洋，千把銅錢，還要藥錢！

鳳姑兒連飯都不大吃了，一則有時實在吃不下，再則對於母親一聽見奎哥兒微弱的呻吟聲就要把象牙筷隔桌子揪過來的痛苦也受不住了。現在是連咳嗽都不大有力的了。

這樣又過了三天，已是奎哥兒發寒熱底第六天了，寒熱還是沒有涼。鳳姑兒也無論母親怎樣打總是起身不來了。

這一天底下午，王家嫂嫂終於費了四角小洋請了醫生來。醫生說，奎哥兒小人生了大病，竟是傷寒症，假使吃了這一服藥，寒熱還不涼，那是……，意思是說沒有救了。

醫生走後，王家嫂嫂含了淚看着病到只有一口氣的奎哥兒。奎哥兒眼睛留住了流淚的母親，嘴唇動了幾動，好像在叫「媽媽」。王家嫂嫂傷心極了，流着淚說：

「阿奎，快快好了罷！病好了，媽媽永遠不再打你了，……」

這之間，忽又想到了鳳姑兒，於是立即趕到了她底牀前，照例地把她從被中拖了出來，恨命地罵，又恨命地打。鳳姑兒像是連哭喊底力氣都沒有了，只微弱地哼了幾聲，淚也淌了沒有多少。等母親打過後把她草率地放進被裏，鳳姑兒只是直着含淚的那兩隻孩子底眼睛望住母親，望着她底背影移向門口去；一直到母親底背影在門口消失時，鳳姑兒底眼睛裏纔又湧出了兩泓酸淚。

藥還沒煎好時，奎哥兒底眼睛已在暗淡下去了。母親發了急，直了喉嚨喊阿奎。兩眼底光終於散了，臉色也變了。奎哥兒是走向死國去了。

母親底淚直淌了下來。抱住了屍體喊阿奎。但奎兒像是無所戀念於人間似地永遠到了另一個世界去了！

大約半點鐘之後，王家嫂嫂神昏清醒了，隨即想到了鳳姑兒。

「白虎！我給你算賬！要你底狗命！」王家嫂嫂這樣罵着，趕到鳳姑兒那裏去。

不知恨命地打罵了多少時候，王家嫂嫂纔覺得有點異樣，鳳姑兒竟連微弱的哼聲也沒有了，又好像打來捻去都是冷冰冰的。留心向身上一摸，果然全身都已冰冷了，連心窩那裏也沒有些微的溫意了。

在誰也不知道的時候，鳳姑兒竟了結了她九歲一生，洗滌完了她底淚，永別了她所認識的這樣的一個人世，到那不可知的另一個世界去了。

王家嫂嫂略呆了一呆，懊喪地喃喃嘆說：

「倒便宜了你！」

六媽一個人偷偷地去給鳳姑兒換上了一身洗淨的短衫袴。她看見鳳姑兒底小小身體上，竟滿是傷痕，一塊紅一塊紫的，像是一張彩色畫，連手脚連面頰都是如此。六媽竟爲了這樣的一個鳳姑兒止不住地流下淚來了。

這十多天來被王家嫂嫂遺忘了似的乾哥兒，知道弟弟妹妹都已死了，像是非常傷心地一個人在流淚。母親看見了，指着他底臉，說：

「哭什麼，哭！你倒一個人太平啦，等我閒了時再來收拾你，大小鬼！」
乾哥兒躲到母親看不見的地方去哭了。

王家嫂嫂足足忙了十來天，爲了那兩個死了的孩子，雖然是竭力節省；可也竟化了百多塊錢。王家嫂嫂底傷心，是從乾哥兒身上轉向到這百多塊錢了。

「討債鬼啊，你們這一班討債鬼啊！都給我死了罷，也不要做什麼人家了！」

王家嫂嫂這樣罵着打乾哥兒。可是現在不知爲什麼打得最有勁兒的時候，也竟會停手了下來，望着掛滿淚水的乾哥兒底瘦長的臉流淚，有時竟會懊喪似地連打着自己底巴掌。

這時候，正是十二月半邊的一天，已經寫信去叫他不要回來的丈夫，竟出了王家嫂嫂底意料，忽然帶了病懨懨的身體歸回到別了七年的家來了！

三

生長在破落的小資產家庭中的王家嫂嫂底丈夫，王梅生，母親是三歲時就死了的，在悍惡的繼母底下，居然也長大了起來。

對着繼室的王家嫂嫂，他有時也說起兒時底被虐待的情形。他用了沉著緩慢的聲音，這樣說：

「阿乾底娘，我小時也是受過苦來的啦！繼母管得真是嚴啊！父親又是非常疼愛她，往往受了繼母底打，接着又受父親底打。到後來是，一天到晚不敢說一句話的；出了書房底門，回到家來，只顧看書。可是這樣還是沒用，不說話也得挨打！有時，呆呆地坐着，嘴唇一動一動的在默誦書本，繼母看見了，說我咒她，她，動手就打。後來父親知道了，也罵我打我，說我竟是這樣的沒出息，無父無君的連母親也咒罵起來了，我們書香人家哪有這樣的子弟？那，真是，只有天知道了！……說起來是，真是說不完啦！……繼母沒有親生的兒女，說死了之後讓我享用，氣不過，自己亂吃亂用不算，還叫娘家底姪輩來吃用！雖說已是中落的人家了，那時却還算有二三百畝田啦，到了我手裏是，只賸了……。唉，說不完的……。想起那時候底苦況，——哪說得完？只有書是我的朋友——可是，你聽，讀了那許多年的書，還是……」

王梅生一面像在追憶童年，一面悠悠地說到這裏，像感到了無可奈何的命運底蹇厄似地深深嘆了一口氣。

聽了丈夫這一段訴說之後的妻，回答是這樣：

「說起打孩子，嗚，那明明是說着我啦！還好，你底好老婆沒有留下一男半女來給我糟踏，你也用不着這樣繞着圈子說話！我是打我自己養出來的。……」又指着他底臉，「我看你，真是越窮越傻，越不像人了，連

娘都怨恨了起來！俗語說，『天要落雨，娘要嫁人，』做兒子的能做主的嗎！……再說，若不是小時吃苦，哼，連現在這三個『買白紙』（註一）也尋不到！孩子生就是要訂的，不打是不會好。不過，」頓了頓，又續說「是的，你娘底心跡真太不好了，亂吃亂用，又不想好好的做人家！所以罰她早死啦！」

王家嫂嫂搶着似地說完了這一大篇話，自願自地做她底事情去了，只賸了一個他呆立在那裡出神。本來是不大見到笑痕的寂寞樣的他底臉上，這時更籠罩上了一層憂鬱與失望似的灰色。他在心裏嘆了一口氣，並不因為覺得妻底話不合理，所以如此地有所感慨了，事實正是相反他覺得她底話是對的，不過自己為什麼竟是這樣的不幸，偏要吃到那些別人沒吃到的苦痛呢？別的童年友伴不是都不像自己那樣的被打被罵的麼？……他是感到命運底無可奈何了！

可是，那樣的對妻說了二三回後，他也不再在妻面前說起那一類的話來了。他覺得，為什麼對她那樣說呢？對她說了有什麼用呢？她底話雖也合理，但他所需要的似乎並不是這種合理的話。他願意把那種痛苦的，忘不了的，童年底記憶，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緊蹙的眉心——永遠地！永遠地即使是在笑的時候——真是難得的時候！——他底眉心也是緊蹙着的。

他那緊蹙着的眉心中所埋藏着的，不只是那些童年底哀史。他十七歲那年，繼母父親先後永遠離去了他。父母遺留下了二百畝田，也虧空了二三千元底債。族中人代他賣去了七十多畝田，把債務償清也把父母葬了。這時，他是連所謂親人底面都見不到了。話和以前一樣的不大講的，現在更連想講話也沒有講話的人了。對於生時並沒給他多大的愛的父親也非常的懷念着。有時竟連那樣的繼母也用了感激的心情想念着

了，他覺得繼母也是他底一個非常緊要的人，如今沒有人來打他罵他，心裏是反而感到難忍的淒涼與孤獨。而這淒涼這孤獨，一天比一天深的直鑽入了他那本已淒涼本已孤獨的心底。

自十七歲到三十歲那長長的十四年間，他是完全居住在與人世隔絕了似的自己底世界中。難得到外面去喝一碗茶的，只是墊居在家裏，看看書，嘆嘆氣。自己毫無顧惜的心情似地讓自己底心盡量的給淒涼給孤單剝蝕。

族中人都叫他書獃子，說：「那個書獃子怎麼辦呢？事情也不做，外面也不大出來，一天到晚的不知在幹些什麼！恐怕已經早到了三十歲了吧，還是個單身漢！給他想想法，弄一門親事罷，真是怪可憐的！」

好事的族中人就接連着來到這忘了人世也被人世忘了的他底家，嘮嘮叨叨地勸他結婚。先時他只是用了那寂寞的臉對着來訪的人，沒說什麼。到後來他被纏得厭惡起來了，纔說：

「隨你們罷！隨你們去做罷！這樣的……，麻煩死了！好，答應了，答應你們！你們去罷！……」

結果，在他三十一歲底春天，他底家裏就多了一個女人了。

他用了為奇似的心情想着自己結婚這一件事。

做了他底妻的那個女人，給了他一個月底他以前所未會知道的溫存之後，漸漸地對他冷淡了。常是回到娘家去，一去總是要他三回四回地去請了纔來；來了之後，也不大理他，過了幾天又去了。到後來是，儘你去請也只說「我們底小姐是嬌慣養了的，你們那裏住不慣，」去請的人帶回了這樣的話，並沒將他底妻請來。

他這時又回到從前的自己孤獨的世界中去了。結婚底結果是，在他底心中又加上了一種耐不住孤獨的新的感覺。

一直到三年以後底一天，他纔聽到那個女人病死的消息。他像爲了那女人底命運感到了傷感似的，竟一個人灑了不少的淚。

第二次結婚是在他三十九歲那一年。聽說是讀書人家而欣然被嫁過來的，是三十二歲的現在的王家嫂嫂。

因爲實在耐不住孤獨就順了族中人底勸告而結婚了的這第二次結婚，給了他喜悅，也給了他憂煩。他變成了一個真真的人家底丈夫，也變成了一個現實界的人了。他懂得了許多許多以前所從未想到過的事情。

最緊要的是，他懂得了金錢底重要。

「這樣的坐在家裏吃飯，就是有了上千上萬的家產也要吃完的！真是坐吃山也要空！男人家不像男人家，一年到頭坐在家裏吃死飯，要來有什麼用！也得轉轉念頭啦，冤家啊！」

王家嫂嫂常是這樣的罵他。他聽了之後，只是緊蹙着眉頭呆想，再嘆兩口氣。

到四十一家時，乾哥兒出了世他是做了第一個孩子底父親了。

「孩子也有了，將來認真大家一同餓死麼？冤家，債欠了許多，也不想想法兒！我真是要去落髮修行了。這樣的人家，我是當不下去的了！」

像這樣的話，有時是帶着哭聲說的，他幾乎每天要聽到幾次。他底心是煩燥到了極點。家庭底經濟情形怎樣，他是不知道，也不想確切知道。可是怎麼去想法呢？他也是一樣的毫無把握。

下一年鳳姑兒出了世，他是第二個孩子底父親了。妻底話是更多了。現在妻一說起那一類話時，總是哭鬧着，而且還把抱在手裏的孩子打罵了起來。在妻和孩子底哭聲中，他常是要逃避似的走出家去。可是等他回家時，妻又照樣的哭罵着了。

「你……，你究竟要叫我怎麼樣啦！」他終於說出這樣的話來了。

「喔唷……」王家嫂嫂呆了半晌，纔哭說：「害人的，你嫁到我這樣的好人家來！這樣的癡不癡，默不默的人！害人精啊害人精！……」

這樣哭着把自己死了的母親罵了一會，看見丈夫還是在那裏發怔，像沒有感覺似的依舊緊蹙着眉心板着那寂寞的臉，不做聲王家嫂嫂，又氣憤憤地說：

「出去走走，看你那位遠房的伯伯不是在做董事麼？叫他去想想法子看！……真是一點也不知道似的！……唉！還是去落了髮罷！」

這一年底三月起他就做了市公所底書記了，月薪是十二元，

「這幾個錢是只好養活幾隻老鼠。沒出息的人！別人家讀了書就會做官，只有你是只會做叫化的！」

他把第一個月底薪金拿回家時，妻這樣說。

「早曉得……，倒是去做了生意好！」他這一句話裏像是和着淚的。

可是下一年底二月裏第三個孩子奎兒又出了世。

「儘是這樣的養出來，怎麼收拾，問你！還是去給我了死了，尋這十二塊錢！你死了我們照樣好過日子！有了三個孩子，不為他們想想法子，將來給你老死尸一樣的沒出息！你不去做事我讓你我落髮修行去！」

妻先是這樣說說的，後來却真是拿了剪刀要剪頭髮了。他着了慌幾次拚命去奪下了剪刀。

此後是沒有安寧的日子了，在他底家庭中。三歲的乾哥兒這時是代替了父親受罪，天天受母親底痛打，父親最疼愛的，也就是乾哥兒。

終於托了董事的伯伯寫信到北京底伯伯底親戚那裏去謀事。這一年底十一月底回信來說某衙門裏一個文書科科員底位置是有的，可是月薪只有五十元。

「五十元」這三個字把王家嫂嫂底心都笑開了。她催着丈夫馬上就動身催了幾次丈夫纔說：

「讓我過了冬再出去罷，聽說北京是冷極的，我問過了伯伯他也說不要緊的，那位親戚是很有勢力的。這時他已是四十三歲了。

可是妻不信他底話，親自到那位伯伯那裏去問明白了纔沒有做聲。

一直到他離家北上的下一年底二月，妻天天晚上要替他計算，每月多少開支，按月寄多少錢到家。

「一個人可以節省點，想想家裏底情形！債是欠下了幾千塊錢了，」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說幾千塊錢的好。真是節省，水煙也不要吃了一個半月五塊錢也儘够了啦，那麼風雨無阻按月寄來四十五塊！其實，三個月寄來一百十塊。」妻這樣說。

「……………」

「聽見了沒有？三個月一百四十塊！」

「聽說饑食住宿都要自給的。」

「放什麼屁！別人家做夥計也有飯吃也有地方住的，一把年紀了，對你說，應該有點筋骨。」

丈夫又說：「現在外面做事，聽說都要自備膳宿的。」

「搗什麼鬼！橫豎你少寄來，我會趕上來的！不要說起遠我趕不到，拿了地址，天下去得，我會問東問西了來的，老死尸不要轉錯念頭。」

爲了這樣的談話，兩人口角以致哭鬧打罵的事是常有的。

過了舊曆新年之後，他底心是一天緊張一天了。過去了一天，就是距離出行底日子愈近一天了，他老是一個人人在心裏計算着還有多少天可以留在家裏。

終於到了預定動身那天底上一夜了，三個小孩已先後入睡了，明晨

就要一個上北一個留南地分離了的他們夫妻倆，這時還在各想着各自底心事似地沉默在薄暗的油盞底下。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王家嫂嫂呆了一刻，纔忍住了別淚，說：「自己底身體總要留心，也不是堅實的身體啊！花費的錢不要用，節省點！」

「哦！」

「年底多寄點錢來！家裏要開銷啦！店賬啦，上利啦，做團子做糕啦都等你寄錢來的！開門七件事，人家是不好當的；又是，天朝反了，柴米油鹽，樣樣都貴，幸虧靠天靠佛，你好出去了，再不出去是只好餓死的了。丈夫沒？答話又接說，「怎麼？聽進去了沒有？」

「哦！」

「做事勤懇點，那纔好巴望將來上司賞識提拔你，多加點薪水。……聽說北京皮統子最好最便宜，將來買兩個回來，小孩子將來也用得着的。最好是胎羊皮，毛頭要長要鬆得緊。……」

「哦！」

「……前天看見珠小姐，董事老爺底那位女兒，穿的那一件，真是好，毛頭總有五六寸長，而且鬆得緊，穿在身上又輕又暖北京到過的人都說。皮貨最便宜。記在心上將來……。」

「哦！」

「等幾年再買，眼前這幾年這些東西且不要買，錢都寄回來！總是，已經說過的了，總是，三個月一百四十塊！聽見沒有？」

「哦！」

「哦！哦！哦！」誰在向你討陳世冷債似的，沒有一個回音，只是「哦，哦，哦！——三個月寄回一百四十塊！聽了進去！都是爲了你們，我是娘

家連半個親人都沒有的，也不必怕我把你們底錢漏了出去！]

「哦！]

「還是『哦』！問你，究竟聽進去了沒有？」

「哦！——聽進去了！]

「把臉旋過來看！我又不是鬼叉婆，這樣的看都不要看我！]

「我……我在想……」

「想！想什麼！]

「我想，——唉，沒有什麼！]

「這樣陰怪氣的！出去做事，也是這樣陰陽怪氣的，留心鋪蓋被他們丟出來！真是，沒出息的人啊！——想！想！想些什麼呢？想我把你們王家一家好人家敗完了？哼，真是說出來也難為情的，這樣一家好人家！進了你們王家底門跨六年了，苦頭那不知吃過了多多少少！真是省吃儉用的，不比你那位好老婆！……」

「……」

「都是爲了你們王家，這樣的吃苦吃痛！要是你那麼想，那天知道的！]

「阿乾底娘，……阿乾底娘！……」

「哦！]

「我不是那麼想！我認真會連好歹都不知道的麼？我是……，我是感激你的！……」

「誰要你說鬼話！——那麼你在想些什麼呢？……一定在怪我！我……」

「我是想，哪，也沒有什麼。我想，今年呢，自己已經四十四歲的年紀了。在這一座房子裏住，自從出世起，到現在，已經——真快啦！——已

經是四……十……四年了。小時候，被繼母打，罵，是在這一座房子裏。一個人從十七歲到三十歲，在這裏讀書，一共十四年。也是這樣的夜裏，半夜了，聽得外間那隻竹椅子有什麼響聲，活像有人坐在那裏似的，我明知道是不會有的事，有時竟會一個人偷偷地坐起來，點了火，到外間去照，照照看，會不會父親竟是在那裏，或者繼母也好。脚步放得輕輕的，好像脚步一重，坐在那裏的父親便要從我這裏逃了去似的。自然是沒有父親在那裏的啦！哪會呢？不見父親，也不見繼母，放下了燈，伏在竹椅上，一個人呆呆地想了幾點鐘。這樣的事，是常有的。……十四年，長長的，寂寞的十四年，唉！……後來是，嗚，更……更……」

王家嫂嫂一個人在默想着，沒有聽丈夫底話。初春底夜風在室外搖震樹枝發着細聲，如死^等的沉默佔領着這世界。

「還有那結婚後的三年，那五六年，都在這一座屋子裏過了的。還有這最近五六年。都是在這一座屋子裏。現在是，現在是要離開這一座屋子了！要離開這住了那麼樣的四十四年的屋子了！」頓了一頓，喊說：「阿乾底娘，……阿乾底娘……」

「喊什麼？」王家嫂嫂從冥想中醒了過來，說：「明天還要早起哩，上牀罷！外面去真要節省點！」隔了一會，看見丈夫還是凝立在那裏，又帶了憤怒說：「叫你上牀了，還是這樣痴不痴，傻不傻的！不要明天遲起了，趕不上輪船！這樣在家裏多挨一刻好一刻的，我看你，真是……！」

但是丈夫看也不向妻看一看地終於旋過頭來了。妻偶然向丈夫廬臉上看了一眼，只見丈夫底眼中竟是滿孕着淚水。

「爲什麼呢？」妻很不高興地說：「這樣怕生怕死的，怎麼好巴望你多尋幾圓錢轉來？真是不知苦辣，想想家裏的情形罷！又不是騙你的，這幾年欠了這麼多的債！真是『黃狼變狗，變煞勿透！』不要輕人家笑話！噓

唷，真是……！呆什麼？給我早點上牀罷！』

說這樣的話的妻，到了夜半，不知爲什麼也竟自己落淚了。

下一天早晨看着丈夫瘦長的背影遲疑地移出門去一直到看不見了之後，王家嫂嫂一個人回到房裏也流了淚。

這淚隨即變成了期待的心情。

可是一直等到一個半月之後，收到丈夫底掛號信，匯來了三十塊錢。信上除了訴說離子別妻在外底種種苦况外，還附來了這樣一篇賬：

每月房租五元（只有一小間）

車錢約五元（衙門附近租不到房子。每天來回車錢至少五吊。）

飯錢約七八元

水烟等其他雜費二三元。

王家嫂嫂聽人這樣讀給她聽時，怒氣不能抑止地沖了上來，她恨恨地把信紙撕成了碎片，回家來把兒女痛打了一頓。

一直到第四年，丈夫纔每月寄來了四十元，說是薪金加了十五元了。但王家嫂嫂却更怒了，咬定決不止加這十五元，丈夫一定瞞了她，說不定已經加到了百把塊了。

有時丈夫底錢遲寄到了幾天，王家嫂嫂就要大鬧一場。收到了錢，又要發怒，說丈夫這樣按期寄錢來，一定一個人在那裏享福了。

到怒時，便打孩子，便央人寫信給丈夫，說死說活的給丈夫纏。三分郵票要八十七個大錢，還要信紙信封；於是再打孩子。

只有在計算存款時，王家嫂嫂總算於不滿中稍有一絲滿意。

這樣的歲月，從頭數起，到如今不覺已快整整七年了！

（第三章完）

編 後

本刊第一期爲了印刷關係竟遲了一星期出版，非常的對不起讀者！又因我行色匆匆，一期裏有兩三篇文章沒有親自校對，以致錯字較多，謹在此對作者讀者表示歉意！

一期付印後，幾個人都先後走散了。滌塵把二期稿交出，就動身返湘。彥祥雖至今還留在滬濱，可是忙着預備演「趙閻王」及籌備將出世的「戲劇月刊」，答應了的一篇「戲劇與民衆」終於沒有寫成。沉櫻，胡絃本也答應有小說稿的，也竟沒有交來。胡絃這時也早已回到故鄉的廈門去了。幸得在春，美瑛及波碧諸君先後都有文章寄來，又壓着小涓做了一篇小說，纔在離滬前編成這一期。

這一期底稿子，覺得還看得過去，假如是不顧自捧自吹的話。照這樣下去，白露很有希望。這希望自然是在朋友們底身上！願朋友來共同努力！

編者謹在此向詩靈，開瑜，振揚，嶺梅等君表示歉意！因篇幅關係，未能將大作完全發表，只好請稍稍待一下了。

還有「一生」原說准這一期續完的，可是因爲篇幅關係，只得對不起讀者，留下萬餘字到下一期去。下一期是准能讀完了。作者萬分的希望

讀者諸君讀過這一篇後加以指正！作者想把初稿好好修改一下，再出單行本。

最後，把同人底消息報告幾則：寶瑄是白露底「母親」，二月六日他將與張女士在南京結婚了！我們謹在此祝他們幸福！嶺梅女士與美墳君將於二月間由廣市來滬，山青，不幸的很，與波碧結婚後不久，就發了可怕的舊病。願他不久就能重有康健，再給我們文章看！無忌已轉學芝加哥大學了。

不到一個月，我們這一羣又可在上海相會了。此後我們將以努力底結果給朋友們看！不論社內外的朋友，請來共同爲白露努力！

一，二八，夜十一時，洪記於梨花村。

泰東圖書局

最新出版

| | | |
|------------|--------|-------|
| 平均地權之理論與實踐 | 定價三角 | 李健人著 |
| 枳花集(散文) | 定價七角 | 書室譯 |
| 淚(小說集) | 定價六角 | 左幹臣著 |
| 游離(小說集) | 定價五角 | 長谷紅城著 |
| 中國教育小史 | 定價三角 | 周天爵著 |
| 婦女解放與性愛 | 定價七角 | 劍波著 |
| 暴風雨的前夜(長詩) | 定價二角 | 譯杏邨著 |
| 荒土(詩集) | 定價三角 | 錢杏邨著 |
| 海愁(詩集) | 定價二角五分 | 張國瑞著 |
| 博眼(詩集) | 定價二角 | 張國瑞著 |

行將出版

| | |
|--------------|------|
| 力的文藝(各國文藝研究) | 錢杏邨著 |
| 死城(劇本) | 向培谷著 |
| 白鷺洲(小說集) | 范香歌著 |
| 野獸樣的人(中篇小說) | 高歌著 |
| 工資價格及利潤 | 朱應會譯 |
| 蘇聯之經濟組織 | 張民食譯 |

排印中

| | |
|----------|-------|
| 蘇俄的婦女 | 孫亮譯 |
| 蘇聯勞動組合 | 熊之森譯 |
| 俄國農民與革命 | 李偉著 |
| 廢人(小說集) | 林伯超著 |
| 衝突(小說集) | 孟潔著 |
| 期待(小說集) | 孟潔著 |
| 血週(長篇小說) | 東方既白著 |
| 動蕩(詩集) | 蕭潔著 |
| 落紅(長篇小說) | 蕭潔著 |
| 幽魔(劇本) | 王弁石譯 |